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容春堂續集卷十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　垣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康儀鈞

校對官編修臣汪　鏞

謄録監生臣王永年

容春堂續集卷十五

明 邵寶 撰

墓誌銘一十九首

墓誌銘

江西按察司僉事萬君墓誌銘

江西按察僉事萬君世和致仕歸藤之十有三年年六十九正德丙子十二月二十三日疾病卒既殯之數日其壻喻行人漢以公便歸治墓縣南之南山越明年丁

丑某月某日乃葬前室蘇孺人遷而祔焉禮也又明年己卯漢北上以狀來請銘予在江西與君為僚友漢甥於君有子道焉君嘗命從子受業漢之請蓋君之志也君之歸於是予方視學白鹿洞餞故弗及蓋至于今以為闕如也而復忍不銘君哉君諱祥姓萬氏世和字也自號致齋其先江西新喻人勝國時有仕廣西全州者去官家藤遂為藤人曾祖宗銘不仕祖伯齡舉茂才官南城典史坐累適役上林苑當適時其少室李方娠歸

其家邵武生君父贈監察御史子信後南城與李繼卒各殯其地子信圖歸之不克比卒以屬其子子五人出三室君再繼陳出其季也年二十領成化戊子鄉貢會試屢屈閒關北南求二殯所在辛丑歸南城之柩甲辰歸李之柩皆易棺以葬如父之志時人賢之謂之孝孫丁未擢進士第授南京陜西道監察御史論事無所避三年考績得贈封典母陳太孺人就養而卒君歸其喪以葬終喪除浙江道益著氣畧君博學急當世於嶺南

事尤悉嘗畫一陳奏都御史鄧公廷瓚鎮兩廣上君可領戎節不報尋以勑清理江南屯田力求其弊去之已未詔兩京部院舉方岳才君在薦中而江西命下矣江西號多訟而屯田事尤賾君先弊後規罷行惟時譽言日聞時亦起忌最後以廵撫檄治盜于瑞力辨非辜同事蓄憾有間於廵按者署考無稱語會乙丑覲畢又以他怨致謗劾于言官遂有致仕之命先數月撫廵議薦君南贑兵備副使至是胥嘆而止去之日至粥什器為

道費歸無田宅再易寓而后至藤備極艱困今内閣大
學士蔣公某君同年進士也嘗貽之詩述君志操知者
謂之實録上登極詔進階朝列大夫居數年改葬前母
及兄以下六人娶諸子婦一人諸孫婦二人皆勉力為
之其歸外舅唐貢士之喪在居官時事尤著詳見予所
為誌君再娶初娶即蘇孺人後娶唐孺人皆無子蘇有
女一人妻化州同知富川何鯤唐女二人一妻漢一妻
工部侍郎全州陳仲膔子庠生邦佑漢以省解第一擢

甲戌進士庶幾知恩義不負君者銘曰維南有人髯而長身如河朔間叶出入兩臺抗論不回譽成謗來才臣憲憲少也孝孫其歸斯原

鄒君孚伯墓誌銘

泰伯鄒氏有碩望之士曰林泉翁顯之有丈夫子五人各有所肖其仲孚伯則得其風度焉孚伯少有智畧甫弱冠以父命治田千餘畝傭者百餘人孚伯高笠短褐日行田間手溹如意指揮作止加之號令翕然響應人

見其儀貌端偉而意氣傾動謂即授之數千夫當無不就矩或士服入郡邑見諸縉紳先生亦皆起敬陳方伯晉菴曰林泉老矣吾見此子猶見林泉也王文肅陸宫詹二公皆曰夫夫而不仕誰當仕者指之仕途不對而退事事如故既而掌鄉賦里甲數千人聽命於孚伯如其治田藍田滎公實為邑大夫以威嚴繩下見孚伯獨謂之敏嗣是諸大夫皆然泰和曾實夫守郡時以儀門之圯謀於孚伯孚伯一言承之一錢一夫不煩公私三

月而畢葢孚伯布衣以幹濟獲上事多類此林泉翁老有不入公府之稱皆其力也比卒殮葬稱治致容逾千人先廬火孚伯懼傷母心別構東崦與故居夾溪而峙加巨麗焉母心乃適於是以例授七品服出入輿從鄉人觀之居然仕者矣論者謂孚伯家政如官而孝弟信義日脩不怠是亦從仕也已田租歲多貸人外有負者亦不甚較坐是業稍退孚伯怡然不以為意惟延師授二子經儀物雖共腆而有事勿助得優柔之意暇則手

一編不置非左氏史漢則輿地志以是備知天下形勝及古今人物之畧嘗以秦漢間事叩其子子對則問難繼之不對則為之盡間與客語亦不為宕人自宜輿來談搏虎者先致其怒伺其馳而僨也乃追而斃之孚伯曰此曹劌所為三鼓氣竭者乎其弟和仲聞之謂孚伯讀書能得其意孚伯美髭鬚忽而斑白如六七十者其尚義而濟人稱長者於是孚稱正德庚辰孚伯年五十三以訟入城為攝者匍匐乘舟晚歸得中風疾抵家而

卒閏八月朔也孚伯諱觀别號顥齋孚伯其字於宋忠公浩為十幾世孫前母錢氏母惠氏娶鵞湖華氏子男二人長承府學生次式庶出女一人嫁義官吳縣徐謐孫男一人女二人予始聞孚伯及其昆弟於其母舅錢靖伯先生繼而周仲章施克和道孚伯尤惓和仲晚從予游習古文辭承治春秋亦以其疑往往來質孚伯之卒也承問復讐義予謂既告之有司則復道盡矣其在人者於汝何有未幾承以和仲狀來請銘墓新卜於其

地葬以某月某日銘曰有士有士其冠峩其才則多壯而思強而皤五十而死命也奈何

明故山西布政司右叅政華君暨配錢恭人合

葬銘

正德己卯六月某日山西布政司右叅政華君以疾卒於官痒也越一月其季子鎏奔走數千里奉其喪歸以十一月某日至殯于堂越明年庚辰十月二十八日其配錢恭人亦以疾卒毀也又明年辛巳某月某日其子

鎣等奉二柩合葬于秦塘涇之新阡而請銘于君昔同鼓篋之友冉涇邵某某乃按其姻友都運張先生狀叙而銘之其叙曰君諱律字濟之別號謇齋姓華氏世為無錫人其先在齊有孝子寶在宋有榮者以仕徙居于汴至原泉避亂復來居隆亭族始蕃衍又五世至友直元常州路總管總管子琇嘗以處士舉於集賢院號曰清逸其子希顏以文行為鄉望所著有東湖集君五世祖也傳汝立諒至君祖俊字景榮出贅玊山山錢氏因家

泰塘涇之上辭分業而自立遂成厥家有子三人其長為君之父瑄字伯和配蔡氏生君兄弟五人君行居三敏而知學弱冠游邑庠二十六領成化癸卯鄉薦越三年丁未登進士第授湖廣松滋縣知縣操勵自躬庶致斬斬時有奸人挾王府勢強取於民君執而法之江溢壞民廬君為之防民賴以安滿三年撫按旌異政遂以風憲召聞母疾取道歸省比至陞刑部主事以松滋之旌封伯和文林郎松滋縣知縣母蔡為孺人君在刑部

遇疑獄反覆叅鞠盡求生之道決囚淮揚諸郡平反為多屬有疾請告歸遭文林公喪煢煢在次不越戶限起復改戶部主事出納惟謹嘗監通州倉有怙中監勢請事者君拒之固中監銜之尚書顧公虞其中傷君也亟調監七馬房倉其嚴猶通州三年署員外郎奉勑勘田湖廣常德時究瑾扇虐既行而有後命遣人追與之牒至則君由水道還矣其人既還報而君始至衆為君危之瑾見於左順門顧而謂曰華先生汝來何遲也盍亟

往事事乎竟無他言未幾署郎中二年陞湖廣辰州知
府遭蔡孺人喪起復補直隷廣平府時當兵荒君畢精
經畫凡無益之費不急之務悉罷之又請蠲常賦外民
不能共者數事惟學校所須不以乏省太僕丞有欲收
養馬民免地税錢十之五者君曰民累於馬甚矣以若
所免猶不紓困如征其半民何以堪遂以其事白廵撫
都御史轉聞于朝悉復其故屬邑邯鄲城每山水秋至
輙為之壞民病脩築君曰山水挾西河横流舍河而他

圖雖勞無庸乃改河上流北注之漳水勢旣分城乃無墊事見李文正公所為記貴戚幷民田於清河征歛太橫民訴於朝事下之日君削其數什九民歸君德議立生祠君止之三年以異政被旌誥進階中憲大夫贈封其父母妻皆如典尋陞今官分守河東道搜剔利弊罷行惟允發私賄以正官邪禁戢豪強視廣平尤力居二年上疏乞休不許會車駕西幸凡境內供億之事夙夜調度者三月繼聞再幸之報廵撫都御史偕君至代殫

力繕備又越二月疾作返臥司廨月餘遂卒年六十一

君子謂君簡而惠共而介有君子之道配錢恭人男四

人長即鎣次鑒次鋆次即鎏次鉦出繼錢氏姑女二人

長適長洲王典次適鄒曾孫男九人女八人又叙曰恭

人諱淑姓錢氏吳越武肅王鏐之後父玘母胡氏温雅

淑慎出於天性年若干歸君君歷仕中外恭人什五家

居躬績以率其衆凡再當大喪四婚二嫁力治而襄君

以是無內顧卒年五十九君子謂恭人孝慈儉勤於君

無違德其銘曰華著于錫世有冠纓甲科之盛莫如我

明君起丁未歴官凡六總總刑章瑣瑣金穀惟慎惟清

厥問孔淑孰不佐藩君獨盡瘁令乎守乎前庸既最子

往問疾而以喪來恭人繼歿無乃病哀伉儷皆藏是曰

禮葬彼屺者碑千載之望

承事郎顧君墓誌銘

君諱榮章字時顯姓顧氏別號筠軒居士嘗入貲授承

事郎世為無錫膠山鄉人其父誠軒翁信娶朱氏生君

兄弟三人君幼從二兄習舉業久之皆以幹蠱棄去逮各有子畢力延師教以經學朝夕親程之邑之材人無弗賔禮也客以文籍至無重弗售弘治乙丑正德戊辰甲戌繼成進士者三人伯之子浙江叅議可學仲之子刑部郎中可適各以初官推封其父君之子可立既積學未第可久為行人改國子學正例未得推封故論者繩近世科第之盛莫不歸顧氏於是又為君未湍焉而君且卒矣先是一年可久與同官數人上疏言事君初

聞之躍然喜曰義也繼聞上震怒則悚然懼久乃聞改官之命又感且幸謂聖恩洪大無可報稱卒之日猶惓惓以為言葢君素涉史傳於古人忠孝事多經論議故達於大義如此君事父謹甚凡厥攸嗜雖遠且艱必力致之母生之歲在丑君不忍食牛者終其身母老日屏居誦佛君恐其傷氣也百方勸釋母感而從之居二喪哀而稱治終慕之悲形於忌祭伯仲依依舉必退讓若猶在父母左右初同居以生息日衍始孫而別築有庶

妹早孤子鞠而長之歸惟其宜人以急告起而應之不敢以緩弗能喪者輒給之棺陳其者先有服於君其老也獨生於君養死於君殯吾友春官進士浦君文玉其子之師也其狀實云君卒正德庚辰四月二十七日距其生天順庚辰十一月一日年六十有一配同邑李氏子男二人長即可立縣學生次即可久女一人適蒼梧知縣尤遂良子華孫男四人起敬起孝起予起家女四人皆許嫁士族其壻長過某次葛某次茹某次鄒某君

喪之三月可久兼程犯炎暑至自京師哭踊即次可立乃協謀卜地於璨山之原以明年辛巳某月某日舉君柩葬先是介叅議君來請銘予昔在吾師蔦翁之門知君兄弟最故諸子於今視予加推孫焉況文王言可徵於是乎銘伯名懋章其封承德郎工部主事仲名盛章其封徵仕郎中書舍人銘曰業懋自躬叶教子以正叶如農克皆秋囷不成徵休數物亦曰有命叶肆國子與廷諍而封典未及其父承事叅家訓而壽考不如其兄

烏乎天道奭與不奭來吾可聞無慼其往

故盛君時敬妻馮令人墓誌銘

少司寇盛公之從弟時敬既卒之十有五年其配馮令人卒越三年其子太學生武臣宣卿啟君兆於慧山新阡而合葬焉先二月介其姻友張元充來請銘福建少參茹君世和為之狀狀稱馮氏世為無錫善族與盛伯仲本成翁娶于邵而生令人秀慧凝重少不喜飾雖閨中人罕聞其言笑也父母相謂是女也淑盍擇佳壻歸

之於是司寇公之仲弟時正娶于馮於令人為從姊故時敬之父安仁翁聞而為時敬聘焉比其歸也年才若干班於群從娣姒巽而修謹自奉舅姑供祭祀至于延師燕客及他内外事皆能左右時敬備儀與物無媿卿族勤儉之德恒力行以率諸媵口授諸女諸孫女以女誡諸書於諸子亦以義方賛時敬無怠舅姑病醫焉禱焉其喪也斂焉葬焉時敬或未之悉令人相之唯謹時敬沒令人奉家規以周旋如時敬之存也年七十八忽

嬰寢疾越四年而劇遂不起病之初劇也或請召巫令人謝焉曰吾年至此尚奚求哉使巫能生人則誰歟死者卒之日爲正德己夘四月五日距其生正統己未五月十一日享春秋八十有一子男三人長稷娶華氏蚤卒次奭即武臣娶張氏次尹即宣卿娶厲氏繼宜興陳氏女三人長適侯芹次適秦鉞次適江陰徐稷孫男一人鐸聘曹氏女孫五人長適邑庠生秦瀛次適宜興徐文煒次聘于華某次聘于顧起經次聘于華某盖所與

為婚姻皆公卿大夫士族不能悉著其葬以嘉靖元年月曰丁夘日曰壬寅時敬諱頊别號冰崖鄉人稱之曰六丈安仁翁諱曰立字文璧司寇之父贈都憲公之介弟也銘曰在成化中盛多文物外有軒裳内有翟茀婉婉令人歸維其時德配夫子群從孔宜比稱未亡教子不怠嘉耦令終祉其斯在乎

封安人叚母王氏墓誌銘

嘉靖元年三月晦叚户部金不遠百里來告其母王安

人之喪且告葬請銘予色然駭曰日吾聞安人之病何遽卒也抑何以遽葬金以墓地與歲月之宜告予重悲之遂為之銘按其表兄陳禮部子引狀王世家維揚元季還武進入國朝延平同知友諒始登仕籍其子兵部主事某繼之而大盛於其孫文肅公與公以進士及第入翰林累官南京翰林學士國子祭酒至吏部尚書進階榮禄大夫致仕卒贈太子太保安人公季女也其母為公繼室孫夫人安人幼貞靜簡默內惠終溫公及夫

人皆鍾愛之年若干歸公友同邑叚叅政伯誠之介子汝信於是叅政既致仕家居甚約文肅公在南京謂汝信以安人來寧館焉而就學者乆之安人謂汝信曰家有父母懷安而失養子弗子婦弗婦如吾心何乃以情告文肅公公許之歸致養唯謹叅政公曁其配劉宜人釋嚴為歡比歿治喪中禮時汝信游庠校安人治内不煩其心客以講學至安人供具必周至其自奉豐儉唯宜且親紡績以率諸媵婢人不知出於貴族也汝信有

兩兄蚤卒二寡嫂暨諸孤弱安人勤恤之終其身晚雖
異居如同居時諸子者至于今德之金以正德戊辰進
士始為主事南京以兩宫徽號恩封汝信如其官安人
今號金以公幹過浙因省安人申圖報之戒語甚悉未
幾汝信以暴疾卒安人治歛及葬葬已綱紀其家婚嫁
唯時惠及側室戴並朂先思愛敬之化浹于中閨論者
謂稱文肅之女卒以是月二十日年五十七先是十六
日為安人生辰金率諸弟妹稱壽畢忽遘疾至是不起

子二人長即金娶國子生無錫吴棫女次銜娶嚴州府推官同邑趙昌齡女女五人適國子生江陰徐治引禮舍人無錫楊董同邑蔣泓三人皆安人出戴出二人壻曰高淳夏應鵬曰同邑楊鍵女孫二人葬以卒之明月望日辛夘墓在九里之原與汝信合兆汝信諱瑞叅政諱寔叅政之父民以永樂甲申進士入翰林為庶吉士授刑部主事嘗預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書官至南京戸部侍郎銘曰懿哉安人太宰維考大叅其舅有器有

名亞卿之舊號以子封命服在躬德則多有葛覃之風五十七年封君其從銘者秩宗

蔡母陳令人墓碣銘

陳無錫世族元大德初恂隱于鴻山山間有橋名朱舍稱朱舍陳氏令人之曾大父曰至大父德威父仲嘉母曰長洲惠氏令人性靜專中閨無汎愛於是有曾大父之姆寡而有節令人重之與之處者若干年比歸蔡氏為仁裕翁配姑浦蚤世繼包再繼鄒凡事三人皆謂曰

共仁裕異母兄弟姊妹十二人令人見其婚嫁及壯且老無不得其情者仁裕倜儻宏濶其所御侍女若干人令人弗之制也至於他過往往補焉然亦諷而不諫仁裕卒令人方少諸孤殊弱舅喪繼之有挾權豪以侮其孤者惴之曰吾已告諸法吏矣行將執汝以訊既而攝者至諸孤慢不敢往令人泣且嘆曰未亡人可出門戶乎雖然諸孤不忍棄也乃墨布為笄攜其孤以出比歸謂其孤曰是笄也吾死必以為殉以見吾夫於是家業

向㠯晨夕召諸孤以訓之于先德之不可隳田廬之不易守誓之曰所不輔爾等以底成立者有如日鄒姑歸蔡也晚未閑於蔡之故令人左右唯謹家政畫一論者謂仁裕在或未之逮也越十有五年長女始有歸又幾年長子始婦未幾婦卒又幾年仲子亦婦未幾婦亦卒繼而孤孫踵亡令人有不堪其憂者或勸以求福於佛老輒峻拒之其婦夏為之齋素以祈者二年不敢以聞其嚴正如此及二子能立令人謂之曰吾昔汝以今唯

汝從固吾事也今人年七十曾玄滿前而家不異財令人之教也正德丙子令人忽遘疾亟集子孫而諭之曰汝輩能如此吾死可瞑矣啟小櫝出二酒器曰此得之吾父吾父得之外祖外祖得之先世繼自今其傳之長以志吾守又出笥中布帛若干束曰此吾未衰時手製其各衣之以志吾勤是唯其年三月六日距其生正統三年三月三日享壽八十有六越七年嘉靖改元八月八日乃葬先是族葬多非其次孚會族人改圖焉而启

從事非敢緩也子二人長孚入貲補蘇州衛指揮娶惠氏繼即夏氏次濟娶華氏繼顧氏再繼朱氏女一人適周瓊孫男七人振入貲為諸郎娶范氏操娶錢氏授娶鄒氏抑娶華氏邑庠生掄娶鄒氏揆聘華氏幼未名者一人女七人長適錢仁靜次華壽次徐徽次錢讓次太學生華銘次錢諒次聘于邑庠生華宸曽孫男以下凡二十有一人具其姻福建布政使江陰夏公如山誌銘茲不詳叙墓在其原其孫授以孚意請銘于碣予謝以無

太 二 布 所 府 問 間 年

庸則介吾姻友南沙莫君來再告遂書之銘曰貞婦有旌必徵之年匪生弗得著今則然易曰艱貞令人有焉孰謂未旌遂弗傳邪

復軒潘君墓誌銘

君今浙江平陽縣知縣相之父也姓潘氏諱績字繼善復軒其所自號也其先在宋南渡時徽猷閣待制性欽始居無錫其子襄以儒醫名三傳至元江浙醫學提舉傳之又二傳至國朝無錫州醫學教授仁仲仁仲之子

醫院醫士克誠克誠之子韞輝娶俞尚書溥之女生
子其長曰時助君父也時助三子君為李踈爽共約
衣而能談世務有望於鄉初遊邑庠既乃治其世業
謂傷寒醫者於是生二十年矣閭執往役之義於公
皆謂之才四十而里人多質平焉大族遇難事往往
計五十而相且長教之經學六十稱耆宿優游里閈
七十一而相有官其兄梅邊翁年九十從弟玉林甫
七十婆娑嬉遊稱三壽焉吾嘗為之歌錫之人皆和

七十五之平陽居數月而歸歸二年病癱乃卒論者
君可以無憾矣而人猶惜之者謂其不卒享子之禄
未及封典之故初君之在庠也稱勤敏會人有誣其
逆戍者久而未白君奮然輟學以白之弱冠遭父喪
之如禮母疾求醫走雪中顛仆傷足或謂君行何遽
君曰吾惟母病之急不覺至此既而母愈人有陰持
以報仇者誤斫君耳隕越幾絶其族叔退庵藥而愈
退庵素善是藥而重於製製初成而應用蓋若有神

以先之者見者歸命於德然君自是知晦益簡與接恕
亦用希間有所論當者心服或辨焉折以一言而已及
母之喪於治益勤伯兄鰥居卞急猶禀命不敢遂仲兄
贅錢亦鰥無子養於君者終其身嫁其遺女先世多圖
書器玩至是有失者君與其伯兄力求復之聚於新樓
日以相娛樂樓前蠟梅一株提舉公手植也枯而復茂
詩人比之田荊相始習舉子業猶兼讀醫書君懼其雜
也以情問焉相曰吾將謝夫醫者君曰然相師李四順

君曰得師友龔行儉陸節之君曰得友相舉甲子鄉試下第禮部君曰南雍士半天下祭酒章公今之名儒也師友於是予在其亟往予君至平陽喜相之得民而潜補其鈌平陽之人見君歸若有所失情在贈行詩文歸一年相以覲過家時政在行在相久於京師及歸君已病癱矣相留于家侍湯藥者四十餘日君將瘥力遣之乃行行十日而卒君少其伯兄若干年其卒也後若干月若干日年七十有七娶趙氏宋晉王之裔孫曰讃之

女子男二長即相次樞為伯兄後女二長適吳世臣次適秦文卿孫男六人相出者二應辰應霖樞出者四應嘉應占應貞應春女孫五人長適成傚次適朱楷餘皆幼曾孫女一受華氏聘相奔歸之又明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葬君於龍山祖塋之次先是相率樞從王林甫暨吾姨弟楊元平元正來請銘予自童子時識君矣銘之固宜王林名緒字繼芳君叔時覲之子也梅邉諱讃字繼賢銘曰繄以承世而才以名行在家無競在邦無競

有子為令在家無競子不云乎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

麗水知縣浦君文玉墓誌銘

吾友浦君文玉之知麗水也三日而病三月而卒於是君之政雖未施其所規畫皆放於古良吏有端緒矣士民聞之無問見未見皆曰是將教養我者而遽死是天奪我師與保母也無不慟哭走弔其子應麒聞訃奔往奉其喪歸越明年某月某日乃即璨山先塋之次葬焉而問銘於予泣而言曰知吾父者莫如先生非先生銘

其何以葬嗚呼文王始吾之期於君者何如而乃有此
哉吾何忍焉其銘之也君幼有才名大為陳方伯晉庵
所賞予初舉進士蓋聞之旣而予為許州為戸部郎凡
十五年以提學之命還則君文思逸發不假梯級綽有
造詣王提學明仲特重品鑒巡撫都御史彭公尤殊遇
之至以君貌瘠腴軫念錢太史與謙游于錫君師焉與
謙曰吾友也語必傾倒魁解之望籍籍郡邑閒比予按
察兩浙君果舉應天然尚未滿衆望也又三年予以都

御史還自漕臺君在太學其古文詞與程文並駕於是
今大學士熊峰石公為祭酒每堂課必以君與舒狀元
國裳梅進士幼和相甲乙大魁之望又籍籍兩都矣甲
戌下第歸予病中常過君君學殊進浸淫于諸子百氏
追古之作者凡所評隲實多益予庚辰登第辛巳對大
廷名在三甲衆猶以美除為望乃領麗水以去君行别
予且諮焉惓惓民事予謂利器非試不成君他日大用
其兆於斯其兆於斯而今則已矣官爵不必論年亦不

可少延乎吾昔取斬裁之氏之意作品士亭於許昌於豫章而偕有所方論頗為先師文正公先生所許今則謂君何哉雖然銘不可以已也則徵君行之隱者於應麒叅諸吾所知叙而銘之君諱瑾字文玉别號桂巖世為無錫人明興以來仁官鴻臚伯啟為博羅令皆出其族君祖士林好義能詩畫父怡静翁宗盛尤稱長者嘗入貲受郎官服怡静娶某氏生君少持重不可犯弱冠游邑庠謹飭自好有鄰女欲私焉君正色拒之不為亂

事父母孝志色體三養無弗用情者繼遭二喪哀毀且
治柩在殯而隣火風熖將及君與諸兄弟號泣呼天舁
而出之於是有欲間君兄弟者君舍已從兄當析産皆
推兄先間不果行家庭嗃如而睦閨門穆如而共至其
誨後輩又善接引故殊材而多成其登進士舉鄉貢遊
於庠序升於大學有聲稱者若干人自負孤介不與公
府相涉矦世卿為令時有所質必就君弗致蓋應麒所
疏如此君卒於嘉靖元年五月十一日距其生成化壬

辰六月二十九日年五十有一配黄氏子男四人長即
應麒縣學生次應元次應辰應登女一人許嫁興道華
信夫子士旂女孫三人應元侍君麗水君疾請告未得
鬱而病亟應元左右無方君卒之日死而從焉處守黄
于道曰篤孝哉是子可無旌乎遂上之銘曰嗚呼文王
誰之不如五十始官古琴在御方調以彈而遽葢棺人
亦有言朱絃三嘆吁嗟乎知音之難

承事郎華君墓誌銘

君諱泰字亨夫別號思檜華其姓承事其例受官階也世為無錫人其先本春秋宋卿族後散處四方其在錫則望於南齊有若孝子寶在宋若原泉於隆亭在國朝若德昌於墓塘皆始遷而望於鄉者也德昌之曾孫楚英及其子循重鄉望繼起循重娶鄒生君十四年而孤悲泣之餘惟世業之墜是懼乃棄其所業舉子者極力幹蠱而事請于母志色之養與口體兼致祖父母繼喪以冢孫任襄事為諸父先母念嫁妹甚迎居別墅以慰

其心處宗姻率從厚告急必應即有缺亦他貸而給之
雖負弗改於是家益饒裕鄉里有質曲直者忿而來釋
而去什常六七然不為武斷惟理惟情諭之而已既奉
詔輸粟受冠服凡義舉有不告告無不從曰吾方愧吾
名不敢不勉於是屬長鄉賦人謂之平至其田租遇饑
多弛之憾是用鮮訟牘無君名閭右走勢途日不遑暇
君事家事外鮮入城府識者謂本富者固如此以故都
憲武進白公輔之方伯江陰夏公如山及潘平陽之達

楊東莞宗源泰舉人國選皆與為婚姻君子以是觀君年五十二正德辛巳正月二十八日病卒其未卒也鄉人聚禱凡若干人其既卒也會哭者如之其臨終以母養弗終囑其子者再三蓋於是有遺憾焉配楊氏繼胡氏子男七人長子仁次子信次子儀次子俊次子仕次子位仕後其從弟濟君遺命也仁俊倫胡出餘皆別出女五人長楊出適王文肅之孫太學生文炳次適徐綸次聘於秦瀛餘未聘君葬於卒之明年嘉靖改元十二

月二十四日墓在萬安鄉祖壠與楊胡二配合兆先期
二月其從弟中孚及潘平陽以其子棊棊來乞銘狀君
者君姨弟禮部司務武進陳子引初君與吾友張臨湘
世安友最密弘治間臨湘會試京師謂予曰華亭夫於
我既忠且惠吾德之子畀我文一篇吾將藉手以謝焉
會別遽未果今臨湘沒且久矣孰意吾執筆銘君哉銘
曰臨湘稱君交而能久於鄉於邦善亦多有家孰不世
而君克守人亦有言人觀其友我託之銘為君不朽

監察御史唐君墓誌銘

正德辛巳春正月監察御史唐君丁毋憂服闋以疾卒於家二月十九日權厝于萬巻塢之陽明年十月其仲兄浙江憲使君某入覲過無錫持其弟鄉進士仕狀請予銘將以年月日禮葬君而納諸墓時與方伯張君元錫偕來元錫謂君名御史銘不可靳先是二年君嘗過予論學及政予心重之而恨未相洽也孰意其遽死哉君諱瀇字景𥠖之别號松坡世為歙之槐塘人其先為唐

德宗後避亂居婺源之嚴田宋李曰虞者以元兵下江南議殲五姓而李與馬遂襲其故國號為唐居歙之聊山虞之後至君父復庵公凡八世中以學行稱先生於鄉郡者曰梅臞曰筠軒曰三峰凡三人三峯名仲寔在高廟朝以耆儒召見有不嗜殺人之對者也其子子儀知興國有惠政文廟簡為趙王講官於君為高祖曾祖允祖邦皆能世其德復庵益敦信義約而能裕始以憲使貴封中憲大夫福建按察副使其配封恭人洪氏有

子三人君其季也幼聰頴强記出語驚人時憲使與其從弟太史守之偕遊邑庠君請業其間憲使登進士知平鄉君從之學歸入郡庠文譽大起既登進士觀政兵部憲使為刑部郎中日退自公於當代典章及天下要務多所究習授南京太常博士君惟國大事在兹稽肄惟謹簡庖役嚴壇禁牲滌必預協賛諸郎臨之以分不少假京府臣弗躬陵祀君嚴檄之繼是勿敢弗躬南城太和二羅公繼涖太常皆謂君能重其官三年考績試

廣東道監察御史巡視西城不縱不激惟法無勢有內侍家人市馳馬傷人君執而法之內侍不敢怨臺幕皮挾權奸為橫家人馳馬與醉人爭道執送君欲誣以捃馬法君笑曰醉人耳杖而遣之君以守令數易惠鮮及民而吏緣為奸憲臣行部下上交諂庶事日廢大傷治體上疏論之尋差刷卷湖廣僅一月而宿蠹盡滌以災虞召還君列羣吏臧否狀請行黜陟又建白息民計歲備武靖邊等數事詔議行之於是江西巡按當代宸濠

反機露矣有欲禍君者計以其差歸君君行毅然無難色道聞洪恭人病馳歸十日而恭人卒君遂病毀既而江西變起君以郡當兵衝凡守禦之策力起贊畫焉事平後民兵太横君言於郡減之巡撫欲借徵白糧於徽君以喪例至闕言於司徒請別議之曰民之情國計也吾不敢以郡嫌忘國卒如君言歸四月君疾復作遂不起前數日兄倨視君猶談辨如常時君與人交無訑無隱天下名士以名節與君相激昻者凡若干人為博士

時諸生從而學者若干人其在家進諸弟姪而課之業輅敏而窘君尤資之養中憲以志不以時好伯兄某好詩有所倡君必和憲使君兄而師者也禮以師不以兄殺修先墓在藤源葛塘者復其堂若田為石坊大書仲寔對髙廟語其上以彰殊遇又請諸郡梓梅臞以下三先生集其諸所欲為義舉尚多而未之逮也且君子望君於國於天下者尤重是以重惜之君所為文流麗警拔議論疊出詩清新雅淡不為俗語有松坡槀藏于家

君年三十六配吳氏封孺人子一人世槐女一人聘於國子生洪仁範之子誨銘曰前為博士肄禮噣噣後為御史執法諤諤險危不驚在疚猶作孰墓不銘終古茲石

明故程番府推官王君墓誌銘

君南京吏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謚文肅王公之從子也弱冠以禮經遊郡庠九應鄉舉弗利而名益起君之志亦愈勵文肅公一日見君所業於齋中覽之良久嘆曰

是子於是學可謂盡心焉耳矣而弗利如是命可知矣吾其如之何於是公為戶部侍郎當詹乃以君名上之君不知也命下而愧慊並作然既不可辭遂入太學友天下士所造益精博銓考優等乃有是選居官若干年歸歸若干年卒君子謂君無負文肅之舉君性孝友有識量為文軒邑典雅如其為人侍母楊孺人疾無愧古孝子事文肅第隘君以所居讓之撫弟浩有父道張希堯者其同經友也周卹之至衣裘共敝其於宗族鄉人

應需已責尤多在官常誦程子存心愛物之言有獄至必重訊决期於無冤廵撫錢公才之命署州安順及督湖襄軍餉皆有濟未幾請老蕭然家居如未嘗仕者於是鄉大夫士有清平逸老之會君實倡焉非公事不至公府淵默嚴正老而不變其姻有官外郡而年力當休者君勸之不從尋殁京邸人高君之識其他事多類是君子謂君無負文肅之教君既卒且葬其仲女壻光禄寺丞前中書舍人胡世徵以其子來乞銘其妻之從子

監察御史龔士謙為之狀者如此吾以所聞徵之信然
君諱澄字希范别號耐庵其父修孝處士諱俊為文肅
母兄其世具文肅之碑其生以正統癸亥三月四日其
卒以正德庚辰十一月八日其壽七十有八其配龔氏
為士謙伯父竹庵之女其子男適出一人曰昆出側室
吳者一人曰晏出側室劉者一人曰易其女三人其長
適楊墀其次即世徵妻皆適出其次適郡庠生陸憲章
與晏同母其次與易同母未行其孫男一人幼其女孫

七人其長者適趙惠其葬以卒之明年壬午十一月十有八日其墓在其邑定安西鄉裴巷村祖塋之次予少辱文肅公知既獲交與其子都憲公希曾昭勇君希程及其孫中書舍人某於君之銘若有弗能已者銘曰科第兮曷重世禄兮曷輕君何為兮恒情維忠敬之在我雖蠻貊兮可行老州里兮社清平學兮仕兮誰謂君兮未成九原有知兮君衷我銘

福州府知府張公配王氏宜人墓誌銘

福州公始為諸生娶于邵七年而邵卒繼室以王宜人於是公既舉于鄉矣既而授官歴同安知縣福寧知州丁母憂起復補涿州宜人誥封今號公擢今官二十五年以卒卒二十七年宜人卒於是壽八十有三矣先是三年哭其長子珤而慟乃始遘疾其卒也其仲子琇率其孫立等殮且葬焉以其從舅王僉憲獻夫狀請銘於某某於邵宜人為族諸孫故以祖姑視宜人銘故不能辭也王之先為揚之太興人元宣慰副使端翰林學士

壟其遠祖也元季徙無錫再徙郛岐三徙江陰東常里今居之曰迪曰汝振曰宗奭曰致遠者宜人之高曾祖考也致遠娶于吳而生宜人幼有女德年二十一歸無錫張氏雍肅有度事舅贈知州愼庵翁及姑錢太宜人得婦道甚接諸姒以惠佐公以禮公初之同安太宜人以衰年辭不就養宜人留侍焉居數年宜人侍公於福寧嘗退自録因不樂久之宜人曰吾嘗聞先生誦虞書之言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何不樂之有公朝正京

師宜人過家太宜人年八十餘矣病痢幾危宜人侍之加謹越數年乃卒公在福寧宜人偕歸謂公曰今姑之喪非昔舅之喪之時也雖厚不謂之踰公從之公在涿州從者以服食異宜為宜人憂宜人固淡如也公以異政當受誥宜人曰邵也没無子先生其忘諸乎公曰賢哉汝之言之也有國典在汝且不忘吾惡能忘之吳母無依宜人養之終身卒葬錫山遷致遠翁而合之又數年公自福州朝正京師還卒於家宜人以其子珤等葬

之於惠山新阡正德己卯珏赴臺試暴疾卒宜人為之服三年曰吾聞吾仲子琇稱禮之言云弘治正德間再遇太皇太后之喪持服如制人異之宜人曰吾矯也與哉而吾異也宜人天性勤儉從公歷三官四地皆宜之蚤作晏息無寒暑一致或勸之少逸辭以非好耋老猶矍鑠論者歸其淑靜之故内自媵婢外至族姻鄰里為惠不同同歸於感卒之日呼琇而語之學戒之踈逸且謂汝學禮喪宜從禮汝長姊之夫周於世故亦宜叅之

言已遂瞑是為嘉靖元年三月四日子男二人長即珐邑庠生娶陳氏次即琇邑庠生娶過氏女三人長壻為太學生華麟祥即宜人囑琇者其次為太學生盛武臣其次為庠生談一駿孫男七人立冠帶從事錦衣娶成氏繼陸氏仲貞娶江氏叔宣娶王氏季師聘某氏芳譽聘李氏芳問聘惠氏芳名尚幼女孫四人長適邑庠生施顯卿次適華渠次適孫良次受倪柏聘葬以其年十一月晦壬申合福州公兆福州公諱遜字時敏别號鈍

軒宜人以福州異政將受四品封公卒而命不果下故稱從前封云銘曰二女同居志恒相戾至於繼室亦前之忌封不忘前維王之賢德則多有我銘是先

慕稼朱君墓誌銘

君諱振字從德朱其氏慕稼其别號也其先在東晉繇吳從越宋内殿崇班閤門祗候明知邕州卒贈刑部尚書自四明復歸于吳其子公綽登天聖進士官至光禄卿知舒州卒贈少師孫長文嘉祐進士官至秘書省正

字兼樞密院編脩官程伊川蘇眉山皆嘗薦之者也歷若干世成忠避亂光福巽為吳縣尉徙東墅宗式居通安橋皆不出吳中其子桯始自通安遷無錫之新安君高祖也能拓業如土著曾祖矩又西徙前漳祖仲南承世業而益裕之加以問學嘗代父為椽有隂德活若干人家望遂振父轃號稼軒初娶浦繼室姚氏生君少讀書善記稼軒懲仕而羅法者不俾卒學君長修孝弟惟日不足父夜吟而慮其忘也嘗命筆於君君從臥寢側

先吟而聽不待呼命無寒暑閒養其伯祖軒又為伯祖輅之縣尹訟田而歸之為叔祖軏之子昇置田與宅鄉有梁杠之鈇率佐有司以治皆父志也伯兄拱蚤世撫其子㒰如子治其家事如室力白其誣㒰死保其孤至于遺孫翼哺周至教其仲兄擇之子鈇鉞不能就傅者季弟揩搆禍於人日夕叵測君禦之智力兼竭施及群從皆然君與人交以信臨難尤能執義其友有陸大本者縛於豪強髙惟清者人閉其子室中君率衆解且出

之平居循循里閈間非遇事不知其若是奮激也父歿當析産人虞君之争不虞其讓讓行而虞者媿嵗饑令賤糶糶者顧得利君糶如數乃止曰因災為利吾耻之謝勸者不聽凡助喪葬不顧其力然能周旋其間寡則以已多則以人必求有濟義田義塾力不逮志語及輙嘆之再長鄉税徵輸大議必與聞焉供足而民無怨聲暇日手古人詩一冊吟哦終日若不嬰於公私者教子甚篤而尤注意於家鈔書至數百卷延師無遠近惟其

人御史紘其諸子也推官恩其諸孫也科第相後先家舉于太學文學尤有名皆教之力面折人過而樂於受人人始或忤而卒服之老而謝事極樹藝遊觀之樂與至吟詩藁藏于家凡四三帙自謂不知其衰俄病中乾數月而卒卒之日為正德己卯六月某甲子蓋前二日猶能手書云壽八十二娶華氏繼杜氏先卒子男八人長珮次瑾次即家次瓛次熊君命後舅氏次宸次褒次裧女七人丁舜年秦坤華球尤晉魏寅蔣膴其壻也其

一人先卒孫男十人士晃士允士元士充士覺士觀士覲士先女九人適過詔浦應熊鄒契談愷鄒壬餘紉曽孫男十人女七人葬以卒之三年嘉靖改元壬午十二月十二日墓在開化鄉閣照山之東麓與二配合兆先是一年衮問銘於予至是以兄珮來請銘曰朱繇吴遷越望自宋世以官重邕州舒州樞府編修世業作求巽尉吴邦家于東墅門戸乃樹通安再徙至於前漳前閳以光君政于家承其祖德有子觀國閣照之下四尺者

墳我銘以文

明奉政大夫修正庶尹工部郎中進階朝列大夫李公墓誌銘

公諱珵字汝璧姓李氏别號東山其上祖賡始自邵武徙居無錫宋元豐間夔舉進士歷官右文殿修撰賜爵隴西縣男卒葬邑西湛峴山其子忠定公綱請膠山寺奉其祀子孫蓋世守之自宋末至國初三徙之黄塘之始居者公高祖士忠也曽祖惟先祖時皆隱跡民間父

泰字允通以公貴贈奉直大夫刑部員外郎母華氏贈
宜人公以布衣舉成化乙酉鄉貢五試禮部至甲辰歲
始以吏部考第一授大理寺司務三載受敕進階登仕
佐郎以端介稱九載考最陞刑部浙江司員外郎以詳
慎稱尋丁內外艱終喪補工部虞衡司會重建清寧宮
公閱木桑乾河有敏幹稱未幾進郎中奉敕提督遵化
鐵冶有嚴明稱於是群奸搆毀左遷福建市舶提舉公
過家遇疾上登極詔復其官如故公遂請老正德改元

以上兩宫徽號恩進階朝列大夫越十有二年以疾卒
公初在大理以父母違養嘗迎致京師數年歸歸數年
復請歸省賜道里費以行中朝諸大老皆有贈言鄉人
榮之繼遭兩喪卜新阡龍山事以時襄觀者稱治誨諸
弟各事事復㹉舊業遜焉無吝色有義之者公曰吾以
是慰吾先人惟恐不足何義之敢言哉公居官二十年
共儉和惠自僚友至胥史輿皂無不感服既解官歸里
居翛然非山水之遊不出嘗感司空圖所謂三休孫昉

所謂四休者以其説榜于小齋朝夕吟哦其間家忘其貧身忘其老最晚復徙厥居人不堪其勞而公漠如也所著有東山白冶前陽龍山諸藁總若干卷大理評事嘉魚李茂卿嘗評之公卒正德某年某月某日距其生宣德乙卯某月某日春秋八十有三配過氏封宜人宋徐王郡馬孟玉裔孫瑗之女也先六年卒子男三人長曾次高次雍女三人長適江陰任守誠先卒次適蔡元載次適鄒天與孫男六人文聲文鳳邑庠生文著文衞

文龍文麟女孫四人長適華貢次適華珂次適江陰庠
生徐綱其季也幼曾孫女一公葬以卒之某年某月某
日兆於刑部公之側與過宜人合窆有遽今墓缺志石
雍也以請吾母太淑人於宜人為族姪予舉進士觀大
理政實以友義尋姻好于今四十年矣銘其奚辭銘曰
梁溪之李繇宋相綱公明俊造乃耀前光司寇司空自
廷尉擢四任三階執事有恪公年未老而賦歸來詔若
為公載進厥階燕歌嘉賓壽稱大耋曷維其藏西巖有

節

古行翁墓誌銘

翁姓王氏諱奇字世英其號古行者蓋士大夫稱之云爾非翁自謂也翁初為諸生穎敏絶人治尚書兼通易詩二經凡數十萬言翁皆成誦且兼通天文卜筮星數之學或曰有異傳焉然自得為多提學張先生和試其文而奇之再舉不利以友寃白有司至于訐且抗提學張先生悅謂非規也黜之同事數人皆力訴以復翁獨

落落鄉里者數年成化壬辰其友潘提學禎以進士起復上京師謂翁曰子盍遠遊乎天下之大豈無知子者哉翁至京師董司冦昱館翁於溧縣里第為從子師久之欲妻以姪翁曰非吾耦也辭焉有薦為恭順侯教讀者或毀之冢宰尹公翁見公言無卑辭公色於堂翁悵然而歸遂漫遊金陵三原公在兵部方為權貴所尼屬翁筮之翁曰公歸矣越三載其起當銓衡乎已而果然時翁在京師或勸謁之翁曰今吾不可謁矣乃復之金

陵既而又之京師居數年之江西之河南之山西之兩淮晚而東歸徘徊吳越之間者凡十年翁雖以術遊然惟神而明之之義不敢自怠於修凡語人又必附子服惠伯之說故縉紳先生猶以儒者待之翁亦以自待嘗謂人曰吾平生所敬者三人謂謝新建胡淳安及予予媿乎其言予侍養歸之二年翁自其家以其子宗元來訪翁病温將死宗元請徙館予不可既愈乃歸越三年庚辰訪其舊令楊通判修于温歸三日病卒八月閏十

二日也年八十七於是宗元校書于我二泉書院予嘗許為翁傳其卒也宗元以請遂為之銘翁在金陵吏部官欲黜二御史而問其命翁曰命豈宜問於公哉進退人才固有不在命者不對而出刑部逸重囚主者屬翁筮之遇恒之大過翁曰五為囹圄賊入矣其焉逃之計其獲日與時皆不爽聞者皆色然駭陳指揮妻死將歛其女病問命於翁翁曰女固無恙其母亦且未死後當生二子即欲歛其必越午午時妻復生後果生子二人

王郎中應奎問命翁曰是火氣太盛若官之南所至必有火災後守台州既上三月郡中大災十室九燼王以疾去翁在淮安屈總漕直問張冢宰綵之命俾為書寄之翁曰是固大顯然今將敗矣吾不敢為書也是歲秋游歡谷山中仰見玄象嘆曰客星主急變奈何越三日復觀焉則喜曰無事矣未幾逆瑾敗此數事其尤異者其他事尚多不書翁孝友天至有所得歸付其弟世善以養其母母年九十餘翁為兒態悦之有嘉果必袖以

奉然介甚苟非義雖千金不顧即受於知己亦惟足用
而已京館人被誣繫獄翁為直之其妻邀夜飲翁閉門
不納明日徙去聞人之善亟稱於人其有不善面詈之
至不能容陳知縣家舉鄉飲大賓再拜門請翁辭之曰
無暇者可以與此吾豈不自知哉此皆人所謂古行者
翁之先在宋有諱實夫者始自杭州徙居天台又三世
至翁之曾祖貴亨永樂初以人才舉官至光祿丞祖伯
玉甫成室與産父仁禮教授鄉里門多顯人母楊氏翁

自知數竒不受室以宗元為之後其弟世德之子也娶戎氏有子二人曰䝉曰需女一人宗元先是為制栢棺兹歸治葬以明年辛巳六月丙申襄事墓在後洋之原從先兆也銘曰可貧可賤不能為諛虛中李主託焉以逃叶斯人也湖海之游叶歟山澤之臞歟人曰古行墓吾將書之

華碩人張氏壙誌銘

碩人故福州知府鈍軒張公之女侍選國子生華君時

禎之妻國子生雲之母也其卒也今致政太子太保刑部尚書莆田林公既為之銘雲學于予以予知其家世復以壙誌屬焉張華皆無錫人張自福州公以上皆世隱德其父文簡贈涿州知州者尤稱里望福州以鄉貢進士歷縣令州守至今官於其族祖義士飛卿曁其子尚書惟中世望不落莫士夫談之華之先出春秋宋戴公在齊有孝子寶居慧山之華坡寶之後以仕居中州者蓋若干世宋處士原泉始復來居梅里之隆亭五傳

至處州録判其稱惠而文又再傳至元太尉府知印山心精於史學有所著述其子開二入國朝以耆年不仕又再傳至康伯益尚隱節其文雅稱於三吳者與王孟端俞朝宗吕志學陳子莊及其族人東湖竝又歷荃本盛二世至時禎之父坦庵諱棟字良用蚤游邑庠晚亦遂隱初碩人之配時禎也以贅福州謂坦庵世誼謂時禎也材故碩人既成室則念曰吾父之為此舉也為吾弟幼而祠墓無所託也為吾母王宜人之母吳無所歸

也乃謂時禎曰吾女子也不能幹蠱于其代我時禎克事事而加之以敏故福州官廉而不甚貧凡所屬者皆濟既而坦庵業中衰而義不就迎養碩人曰舅姑加此子婦何以為心哉乃勸時禎請于福州脫簪珥築室於石羊涇奉坦庵及其配吳居焉石羊去張居一里而近凡朝夕省問雖不能日不失旬朔久之弟珽長能勉於家而二老漸衰碩人又請從之以養於是家道日富凡省問于張者旬朔必躬朝夕必使視昔于石羊加勤福

州以是無家慮碩人在張嘗與逆珤之婦陳及歸妹臧氏珤也侈能約之為謹其在華又能調劑其伯叔氏及其娣姒反戾為和時禎亦以是無室怨其居舅姑二喪後先豐儉惟稱於時禎有相焉福州之卒以在室之服服之曰吾固與嫁者異王宜人哭珤而病問無虛時其喪也哭不絶聲蓋三日亦病比葬不廢哭逾年而痢乘毀以卒臨終囑其子雲甚詳語皆合於忠孝誠敬是為癸未八月二十一日春秋六十子一人即雲娶楊氏女

四人長受鄒一夔聘與其次俱殤次適秦淡次別出適吳性孫男三人長復初聘莫氏次復禮聘史氏次復誠聘曹氏女孫三人長聘於秦采次安如石次俞寀跡其父若祖則楊為溫州府通判致仁泰為撫州府通判國重故方伯中齋公之從子今司徒鳳山公之族兄莫為鄉貢進士僉吉史溧陽人為光禄少卿遜仲曹為吏科給事中于德泰為鄉貢進士國和於國重為從弟俞為山東左叅政國昌皆名宦也鄒居泰伯吳居閶江安居

膠山皆望族也雲敏而好古久淹科目當碩人病醫禱甚劬喪能讀禮事必稱父命葢碩人素作其志且相之勤及得不得又稱命以慰之若嘗聞古賢母之故者雲於是所得多矣初喪時雲既請於南沙莫君銘其旌曰碩人又自叙事行凡若干言請於企齋張公為狀碩人之前母吾族祖姑也知碩人久今綠諸張狀為序及銘福州諱遜字時敏時禎名麟祥墓在邑南九里涇之原從坦庵兆葬之日以卒之又明年某月某日銘曰始事

在室以厥良人為父母效力卒事于家舅姑焉依而父母不遐彼婦從人如匏斯繫若而人者從從皆義君子曰孝蓋其在斯而致毀以病且死于嗟乎其尤可悲也夫

秦冡婦毛氏墓碣銘

毛氏今南京太僕卿礪庵公理之仲女歸秦氏為太學生國英君配國英名鋭江西右布政使中齋公夔之冡子也毛之初歸及事其祖舅封知府修敬公蓋為婦二

十有四年以卒卒之三年國英以其子濂等葬焉太僕公既銘其幽復以墳前之石屬予國英之子汶爲予李女壻嘗述其母之賢於予曰吾母出吾外祖母韓孺人克遵其教柔嘉淑明女紅外能誦書作字年十九歸吾父事吾祖母沈恭人孝於是有吾曾祖之喪吾祖病風未幾亦卒祖母不勝哀母代以事事不離左右喪甫襄祖母以二少姑未嫁爲憂母請出裝奩以助父乃遂歸妹既而祖母遘危疾母日夕侍者數月比愈而吾錢氏

姑久病卒祖母盡傷成疾亦卒父哀毀不能起母躬相殯殮過氏姑有幼女育於祖母母遂撫之如祖母在初外祖母疾母聞之泣而往少間亟還曰吾不敢以母事廢姑事也比祖母卒猶然母雖生豐盛寸絲粒粟未嘗妄費凡服飾器用自嫁時所有外不逐時好更製一物祖母衣或敝則手自補綴父見之曰無媵婢乎其然也母曰此吾母所以事吾祖母者吾敢不以事吾姑父以淹邮埸屋為歎母曰命也君子行業不有大於此者乎

外侮至勸之勿校母凡七娠存者三人吾兄甫成童即
速父延經師教之母體弱過勞則病病惟飲藥不事鬼
與常情異甚母疾亟猶屬外祖母為父置一妾曰此須
及吾未死吾死或未忍也凡内事如我後何盖越一月
而母卒矣烏乎痛哉汝之言多不悉記記其大者如此
比讀國英所為狀亦如汝之言乃叙而為銘毛為長洲
名族如秦之在無錫而太僕公望特顯毛諱某字某年
四十二卒以正德丁丑八月二十七日先是數月毛病

初起歸省韓孺人子漢從之一夕暴死毛極驚慟疾復作遂劇子三人長即灜娶太學生戚武臣女次即汶皆邑庠生又次則漢嘗聘熊布政良佐孫女孫男女各一墓在惠山聽松菴右沈恭人之兆之側葬之日己卯十有二月甲申銘曰維訓之能其難貧富丈夫則然矧維女婦毛嬪于秦曰若令人厥德奚在葛覃有陳孰婦無姑而鮮克孝卒歸之名以申壺教

方母王安人墓誌銘

安人王氏方撫州學之母也撫州為刑部主事時封令
號與其配封刑部主事府君並命越若干年以壽卒先
府君之卒一年先是撫州以覲畢便道壽安人于家安
人執其手曰吾衰矣安得汝常左右我乎撫州泣不能
別至撫上疏乞歸至再安人使人止之曰汝固有職前
言吾情耳比卒撫州以不及歛追恨罔極將葬請予請
銘因述焉予聞而重傷之按樂戸部嗚殷狀王之先無
錫人後徙常熟之楊溪元李有號鐵菴者為鄉閭人徐

御史士衡為傳稱其簡重沉毅周僉憲士倫誌之尤悉安人高祖也曾祖崙鄉貢進士祖鎮父孟清介朴多聞識安人之歸府君孟清實擇之及歸皆曰嘉耦安人事舅姑如父母而加愼姑老至九十餘尤極順適凡烹調非出其手不敢以進於是產殖廢於外侮府君力穡自樹安人輔以蠶織家乃再起有四子且長安人贊于府君謂學也弱而敏讀書其成名乎蓋自里塾至入邑庠夜歸必問所業督之溫習比領鄉舉試禮部再不利督

之如初既登第官刑部歴主事員外郎郎中每戒徃視
者曰吾不知書吾聞刑官徃徃以喜怒輕重人罪至有
陷之死地者人禍天刑其能免乎汝見學謂吾言云及
在撫則又戒徃視者曰天下之守一也吾郡有守民或
父母之或仇讐之此無他仁不仁廉不廉耳治官如家
不可一日忘也吾言云汝見學亦云其娶婦嫁女服飾
器用惟質素是尚為子孫作式其訓言諄切不啻謂撫
州者安人卒以丁丑九月十五日享年九十子四人長

庠娶陳氏次序娶陳氏次塾娶楊氏其李即學娶鄒氏封安人女一人適顧公式孫男七人鵬龍鳳鸞鷺顯頴女孫七人曽孫男六人震霑皆龍出霽鸞出承祖承裕皆顯出登鳳出女四人墓在沓涇之西原與府君合兆葬以卒之又明年己卯某月丁丑某日甲申府君諱碭字廷立晚號松鶴無錫泰伯里人其家世在其譜銘曰

四命之養一命之封維國既庸之九齡乃考良人是從維天既終之德則多有我銘其徵之

容春堂續集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容春堂續集卷十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垣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康儀鈞

校對官編修臣汪鏞

謄録監生臣王永年

容春堂續集卷十六

明　邵寶　撰

墓誌銘三十七首

墓誌銘

大明故光禄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戸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致仕贈太傅謚文恪王公墓誌銘

嘉靖三年三月十一日少傅王公卒於吳城里第於是

公致仕歸十五年矣先是上即位遣行人即其家存問
勑有全德盛名海内推重之語公上謝疏進講學勤政
二篇上嘉納焉官一子為中書舍人越三年又遣有司
存問恩禮隆重時方仰之至是訃聞上為輟視朝一日
賜賻米及布命諭祭者九贈太傅謚文恪仍命工部治
葬事比葬其子延喆等以其長女壻徐侍讀子容將屬
銘于寶寶以公國元老銘宜館閣大筆且公鄉郡固有
作者奚宜至於寶哉延喆曰先公遺命也先公知公深

矣實乃不敢辭公諱鏊字濟之姓王氏別號守溪晚更
拙叟學者稱震澤先生其先自汴扈宋南渡諱百八者
始家吳之洞庭山曾祖伯英祖惟道考朝用光化知縣
皆以公貴贈如公官曾祖妣陸氏祖妣葉氏妣葉氏皆
一品夫人公自幼穎悟不凡年十六隨父在國學始課
舉業落筆過人有傳其論策於文莊葉公公大奇之曰
此子他日忠肅乎忠肅鹽山公謚也公與同姓且嫌名
故稱之於是聲名動京師有屈年與行引為友奚元啓

者居二年歸游吳庠凡考必居首陳提學天台先生尤
以天下士期之甲午試應天第一主司謂安得東坡復
出至全録其論策不易一字乙未會試第一廷對策入
衆擬第一執政有忌其言直而抑之者諉曰文太長難
讀也冢宰尹公讀之遂置第一甲第三初授翰林編修
孝宗初開經筵充展書官憲宗實錄成陞右諭德用徐
文靖公薦為侍講學士尋進日講以宫寮選兼左諭德
尋陞少詹事兼侍讀學士擢吏部侍郎丁外艱去終喪

復任命兼國史副總裁繼命以其官兼翰林學士入閣
典機務進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國史總裁同知經
筵事再進今官勲柱國階光禄大夫致仕公在翰林益
肆力於學閉門讀書避遠權勢如恐不及士請業者遠
近踵至惟中貴弟姪皆絶之在經筵雅志啓沃每講至
天理人欲之際及君子小人之用舍必詳必懇上方春
出游後苑左右諫不聽公講無逸至文王不敢盤于游
田反覆規諫上悚聽為之罷遊仍傳飭内侍廣今日講

官意指爾爾好為之云云東宮將出閣司馬鈞陽馬公疏請選正人以端國本詔會議至公名同聲曰此真其人遂以為首吏部闕侍郎侍郎韓公攝事以公與壽寧故有連既貴而能遠之其正可敬也首薦而用之在吏部抑躁奬恬清簡得體北兵入塞上籌邊八事議論激切侵權倖始雖尼之後多施用大學士餘姚謝公以災異求退舉公與吳文定自代時論稱允武宗諒闇時公協韓司徒將率諸文武大臣伏闕請誅内侍導荒遊者

永成等八人以除亂本疏首當屬冢宰焦公焦辭乃屬韓疏入上大驚怒欲庇八人內閣持不可俄有旨召公等至左順門中官傳諭甚厲衆相視莫敢發言司禮榮乃曰上言卿等所言罷宴樂勤政事皆當從之惟八人者不可去公曰八人不去亂本何由而除天下何由而治且今日之舉果何為乎侃侃不屈韓亦危言繼之榮等語塞為慰言而罷國論倚以為重既而八人者乞憐於上歸咎岳一人斥之南京尋用八人分布要路瑾入

柄司禮而内閣劉謝二公皆去詔補其缺衆推焦公及公公雖以前言見忌然重違公議遂俱入閣時李文正公尚辭疾不出焦公每事推公上見公班尚書後因進公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公以資淺辭不許未幾賜蟒衣玉帶公聞尚寶崔璿郎中張瑋副使姚祥以微眚被枷瀕死亟言於瑾曰士夫可殺不可辱今既辱之又殺之吾亦何顔復立於此由是三人者皆得釋韓公雖逐瑾銜未已必欲置之死無敢言者公言韓清德粹行

海內所知今無故加罪恐不能服人不聽會廷中得匿
名書斥瑾罪惡瑾意稍戢韓得紓焉亦以公前言故先
是應詔舉經明行修六七輩有餘姚人者瑾欲因是逮
謝公并及劉公公與文正公力救乃已司馬華容劉公
被逮將坐以激變土官岑氏罪死公曰岑不卒叛何變
之激劉得減死或言都憲石淙楊公在陜西築牆太勞
費瑾信之屢以為言公曰今安得文學政事作人有功
如楊某者為國修邊奈何罪之廢后吳氏之喪將祕不

發公不可瑾曰何以成服公曰雖然葬不可茍也景泰汪妃薨於邸時疑其禮曰妃廢不以罪當追復故號葬以妃祭以后皆從之時中外權悉歸瑾公初開誠與之言間亦見聽及焦事媕阿議乃不合瑾益狂悖橫厲禍流縉紳公救之不能得慼然見顔面瑾望見之曰王先生居高位何乃爾哉公再疏求去甚情而懇或以公咈瑾意虞有奇禍公曰吾自省無咎何畏彼哉瑾使邏者詗公以公絶贄幣報瑾笑曰過矣於是公疏至三上許

焉賜璽書乗傳以歸歲夫月米具給當時以為異數云公立朝三十餘年廉正守道恒如一日史館諤諤有所可否不少徇總裁意經筵之進以不及執政門故遲之然公望重終不能抑也主考南畿知有典法不知權勢絕關節蔑震撼隱然為吾黨重先後會試再為同考主考尤稱公嚴能得人教諸吉士不惟其業亦惟身率以道稱能成人論者擬諸泰山喬嶽葢坐鎮之功大矣而東山之望晚繫天下尤重惇叙愼修持身持家表裏周

淡讀書著文樂以忘老雖士夫雅博清玩一不屑意人莫敢干以私者公稟少怯臨事接物或不能無動於心偶讀程子明理治懼克己治怒二言箴以警焉及涵養既久進講奏對從容詳雅得告君之體觀公之成者未嘗不三嘆於斯其為文先愛三蘇才思川湧援筆如不能止既自超蛻力追古作自昌黎上遡秦漢駸駸乎幾矣論起衰者歸之嘗言吾文得法於孟子君子曰信雄而辯整而雅晚精理學論辯多古人未發詩蕭散清逸

有王岑風格書法清勁自成得晉唐筆意所著有震澤集震澤編震澤長語紀聞各若干卷公卒時距其生景泰七年八月十七日壽六十九配吳氏繼張氏俱贈一品夫人子男四長即延喆中書舍人次延素南京中軍都督府都事次延陵郡諸生次延昭女五長歸侍讀子容名縉次歸貴州都司都事朱希召次歸諸生邵鑾俱先卒次歸中書舍人靳懋仁其季受諸生嚴濡聘孫男三女二墓在東洞庭梁家山之原葬之日為明年乙酉

正月元日庚申銘曰明至中葉道與時升君子觀國人焉是徵我求其人憲孝之世偉哉王公植我元氣公有忠義文章以宣成化制策弘治經筵在正德初少宰入輔彼究濟奸公心獨苦先是伏闕偕二三臣請劒未許徇國以身公如砥柱百撼靡動平生二箴況也自誦豈無加秩少傅尚書奭裕未足伊任有餘時方倚公公去則亟僉曰貞哉亦有殊錫公在廟堂鼎實棟隆公在山林斗揭嶽崇公既老矣猶望其起公亦壽矣而祝未已

震澤萬頃莫釐千尋英靈還止山高水深

明故嘉議大夫山東按察使吳公墓誌銘

公歸自山東之九年嘉靖壬午十二月朞甲子卒于家先是二十日吾初遭太淑人之喪公亟來弔及予祖括時公尚無恙既而聞公病未幾訃至予哀病不能弔且懼虛不敢弔也又明年甲申八月望日其子輅軾等來告葬問其日曰十二月甲寅也問其墓曰青山之原先人與公遊而指畫焉者也輅等以治命于是焉營卜亦

惟吉問銘曰公知先人輅是以告銘不於公又將焉圖其曰然我固知公銘吾宜為之公諱學字遜之别號海洲晚更夢鶴吳之先蓋出延陵季子自公八世祖萬一至曾祖得淵祖潛皆斂德市隱父晟號古愚倜儻有才畧以公貴封監察御史母司馬氏贈孺人公生脩幹偉儀器局不凡十八遊邑庠博覽羣籍發為文章新意渙發戴恭簡公為御史提學屢加稱賞成化癸卯領應天鄉薦明年甲辰登進士第觀政兵部授行人司行人若

干年丁繼母陳孺人憂服闋簡擢四川道監察御史清戎雲貴繼之河南巡按丁古愚翁憂奔歸服闋例罷官再起補河南道辛未監殿試擢山東按察副使兵備曹州以功加三品俸尋擢按察使二年乃致其事云行人至河南大同使事外咨諏考覈得觀風體峻却贈賄至不敢出在四川道承詔偕東兵科進道彭刑部濟物會鞫雲南失機事稱量情法衆服其斷雲貴戎籍久弊公從容搜剔詳而不瑣辨而不刻約所得幾什伍以上仍

條上數事今著為令於是詔大臣舉朝官可任按察使者公與焉還朝以恩例進階文林郎勑有經術良才抗章獻納之褒兼掌貴州道事巡捕畿内盜賊時當朝會道梗以夷河南宗藩閹鎮怙挾害政一裁以法首疏論買牡丹及差官勘地擾人停之其諸激揚舉劾尤得憲體時洛陽劉公在内閣鈞陽馬公為司馬皆以鄉人言稱之古愚之喪公以不及視歛哀慕依依服闋久未行逆瑾謂踰制也勒家居久之瑾誅起補河南道風采如

故曹州當南北畿及河南山東之衝霸州流賊奔突焚刼其勢方熾會黄陵岡三埽決於河水司空湯陰李公知公之才請勑公兼理之凡山東河南及大名若干州縣皆受節制兵備兼治河自公始公畢精從事且募精壯旁伏邀擊斬若干人俘若干人招撫脅從者幾千人時埽功亦成總制軍務都御史陸公績於是乎有加俸公益為遠規創建教場立法訓練至今遵之山東當兵荒之餘獄多久繫辯誣決滯不伺終日監癸酉鄉試力

賛公道是冬朝正聞有怨家將假手以甘心焉者公即上疏請老許之初公之家居也養晦一室題曰松雲鶴逸至是歸乃搆別墅盆為清勝又為菊花莊於近地極山林之樂蓋不知老之將至也公頎然朝著間旅行參立在在出人頭地議論英發驚動坐客或扣其藴則自歴代史傳所載成敗之跡外至當世之務若山經地志及神仙内養之術皆能究極領要詩篇翰墨落筆健爽大書尤得晦翁筆法落落鄉里間前後數十年事古愚

翁曲為承順與弟問同居久而後析於諸子均撫且教
無嫡庶前後未第時門人以受經顯者若侯德明朱顯
卿吳起明陳元甫盛舜卿輩凡若干人所著有海洲稿
若干卷藏於家公之卒距其生天順丁丑五月二十七
日享春秋六十有八配方氏贈孺人先公三十四年卒
繼武進卞氏封孺人男五人長時蚤世次即輅太學生
次晃亦蚤世皆方孺人出次即軾側室王出初為庠生
後以例授蘇州衛千戶次轍卞孺人出功授錦衣衛百

戸女三歸李榮鄧鼎鄧金孫男三相保殤繼夘應夘孫女亦三許嫁賈時亨華綦茹霖方孺人先葬濂涇今遷祔焉狀出俞叅政國昌以予所知徵之皆信銘曰九尺之軀公才允如公兮卿兮於公有餘長憲東臯而遂歸歟葢君子猶恨人望之虛也青山之原公斯是樂何以銘公我懐逸鶴

太孺人秦氏墓誌銘

太孺人秦氏江西右布政使中齋公之仲女詹事府詹

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贈禮部右侍郎龍皐陸公之家婦常州府學生贈中書舍人君諱含章字以貞之妻中書舍人宏道之母以宏道貴受今封孺人出沈恭人年二十一歸中書君不及事其姑池宜人事舅詹事公暨繼姑姚宜人得婦道甚至舉以為諸女訓詹事公為諭德久在告以史事被召起家政歸中書君中書游郡庠遂及孺人遠供近問外需内應無所缺又以餘力樹拓產業詹事公安焉既而姚宜人卒京邸詹事公繼之中

書君奔往迎其喪歸號慟成疾而猶力於禮葬畢亦卒孺人才三十一有幼叔七人女妹三人長者方髫少者尚抱迺育迺教迺聘迺娶迺字迺嫁皆于孺人孺人積瘁病瘻不能居起嘗曰吾未亡人而罹斯疾生不如死第諸孤無託奈何乃力疾自奮嚴内肅外紀渙僕輯惰婢各置之所退無怨言經理區畫以濟日用保有初業曰叔多業少政恐未能盆耳况可損乎越數年諸叔成室乃以其業析於是宏道孤弱孺人訓之嚴不以慈廢

謂之曰讀書不成名猶不讀也陸氏世經相傳至爾而絶其謂之何宏道以祖廕授今官行藝稱之皆曰陸氏有後孺人之教也叔巽章以南京戶部員外郎卒於官孺人哭之慟曰吾育孤數十年方幸此叔有官慰地下人天乎何奪之速也病間宏道歸省見之喜比疾且革聞叔奎章鄉試不利則泫然泣謂宏道曰門戶當衰乃如此乎人謂孺人知家世大計擬諸偉丈夫者孺人聞之曰吾受諸孤之託於諸少姑如親受先舅之命吾為

此懼是故欣戚係焉敢以毋事廢嫂分乎君子以是益重之孺人孝敬仁恕敏慧詳密備諸女德家政外恒有惠心於人卒之日里媪鄰嫗多感泣者且幼從布政公涉書史大義詩章字畫至於圖繪耳目所及輙能手應然不求工亦不時作唯娣姒姊妹間或索得之今什一存者猶繫閨門之思云孺人聞封命數月而卒是惟嘉靖壬午十月十七日年五十七越中書君卒二十六年矣宏道以茶山祖塋病於水卜新阡於劉莊村以卒之

又明年甲申十一月二十四日葬焉初孺人治命欲遷
中書君合之宏道念體魄久安不敢輕議洛于其舅太
學君國英製衾衣棺歛如祔禮孺人子男一人即宏道
娶王氏故中書舍人昇女也女一人適江山知縣吳仲
仲慶府長史山子今方被召命孫男二人長韶聘宜興
陳國子道生女次頀聘無錫盛國子宣卿女女二人長
聘于蔣保寧益子同和次聘于宜興堵國子祐子僑泰
系出宋國史編修淮海先生之子湛由晉陵而遷無錫

布政公諱蘷字廷韶文學政事時稱名臣公之孫汶予季女壻也故宏道從太學君來請銘銘曰華厥宗亦華厥歸非貴富之席惟禮義之依有從罔違遭家多難而能勿壞于嗟孺人於壼敎乎有輝

封太宜人夏母包氏墓誌銘

封太宜人包氏福建左布政使夏如山從壽之母也嘉靖癸未春二月二十五日壽終於家時布政朝京師還至鎮江聞訃去其卒之日才二旬耳布政以不得面承

遺命與含與歛有終天之恨焉越明年甲申十一月四日啓其父贈奉直大夫戸部員外郎訥菴公之兆於范莊祖塋奉宜人之柩合葬焉先二月來請銘予於夏氏夙有姻誼布政予友也銘其能辭諸按布政所自為狀宜人姓包氏宼宋龍圖閣學士孝肅公拯之後孝肅孫欽靖康中自合肥徙句容再徙江陰六傳曰天麟登咸淳博學宏詞科勝國時辟世著書累徵不起有易書詩春秋四經傳義行於世門旌於朝曰耆德里稱於鄉人

曰文林與夏氏族望相埒又六傳曰士初讀書有文慷慨尚氣節者宜人之父也娶富杯陶氏克配無違德宜人之母也宜人幼柔静敏慧不妄言笑能通小學列女傳大義女紅尤有巧思姆教外自得為多性至孝母病不食宜人亦不食病已乃復於是納訥菴公聘甫笄而父母繼喪哀慟屢絶厥既來歸孝敬儉勤克相家政舅小静公善吟咏樂與江湖名士遊姑趙性嚴有法宜人事之凡供饋必致腆潔而自奉則節約數倍婦事之執

無斁寒暑生殖資焉故並得其歡心奉直公博物多藝能不屑生業性毅直好面折人過宜人每勸之曰事非著已柰何以是賈怨於人邪家人有小過多掩覆之而陰為戒勑賓祭之供皆先事而治舅姑繼病且卒宜人於醫禱歛窆佐奉直公皆極其力娣姒間白首無違言念父母殁久或言及之輙悲咽不止時遣其子上塚灌奠友愛伯兄餽問時繼陳氏妹貧而無子移其家隣焉養之終身殁為禮葬布政方亂口授小學故事數十條

稍長動以儀節為訓夜績課讀漏過數刻乃休葢數年無倦色比布政以癸丑進士授工部主事三年考最宜人初封安人鄉人榮之亦無驕容越某年布政以戶部郎中終奉直公喪將起復而有哭子之慼因移疾家居久之正德初逆瑾擅權禍延縉紳宜人勸之行布政至京師果坐除名其歸也宜人稱命以慰之布政忘退宜人亦安焉獨歲時屏冠帔不復御强進之第曰不耐煩不耐煩及追奪令下笑曰吾固知必有是也瑾誅後有

詔起廢宜人進今封丁丑春布政以湖廣叅議歸自考績會喪其弟上疏乞終養不許將再上宜人致書誡曰國恩不可不報吾雖老矣然尚無恙無吾以也於是宜人踰七十親率媵婢力作機杼之聲徹於庭戸或勸少休曰吾性樂此豈能袖手高坐邪最晚益好施予于親黨之匱者尤厚橋梁道路或言修建無弗助者布政在藩自少叅三遷至左轄守官如初而業益殷皆宜人經營注記而綱紀之僕為之盡力不見其贖即有之亦不

厭也其臨事裁決譬諸丈夫亦稱偉達佃夫傭婦表裏感服有由然哉太宜人卒距其生正統癸亥九月二十四日壽八十一子男二長即布政使從壽娶周氏封安人贈宜人繼徐氏封宜人次從聖娶許氏先卒女三長適周濂次適趙愼先卒次適何惠孫男三正邑庠生娶王氏先卒𥚃娶王氏祐娶趙氏女一聘于華子信曾孫男一霖娶陳氏太宜人久勞於家喪葬婚嫁比時具物有奉直公所不及知者趙氏女有孤女無依命其婦子

而嫁之正婦寡視之加一等以成其節禮也孤既配焉而復為之築室其勤劬不啻其父之存者蓋凡濟家之屯而遺休於後人事不止此此其大者耳方伯謹志之不敢忘故既致其狀復泣而告予者如此予聞而悲之奉直公諱某字某初封承德郎工部主事與安人竝命今封乃再命云銘曰夏有壽母出宋名臣婉婉令則君子是嬪方伯軒軒母教維最肅肅敬共懇懇慈惠老猶箴黹耋且枲麻將使我子體國忘家母没子歸曾未越

月含斂弗躬終天之闕子成臣道慰哉母心玆邱世世其始自今

外舅秋竹翁墓誌銘

翁吾妻淑人之父也初實生三年而孤六年吾祖母楊淑人謂吾母過太淑人曰兒一身繫宗祊盍蚤求婚求婚於親舊間皆以寶貧且弱鮮有欣然諾者媒氏告翁翁曰但須看女壻耳一見遂許之或言翁鄰於善相者李翁必其言故不然則翁之得於李翁者深矣翁笑而

不言自吾妻入吾門從吾仕中外再受封命至於今四
十六年寶感翁之知未嘗一日忘於懷也翁性伉質氣
兀兀不能下人有不當其意者雖遇之不揖也且好面
折人過聲朗朗累數百言不少假知言者謂之辨知德
者謂之直翁亦自負屢稱於人年三十四十生業遂落
浮湛鄉曲者數年五十薄遊江湖北至大梁東歷徐兖
濟汶德景滄瀛至于京師歸隱迹倉庾間浩然自得久
之亦謝去不事寶在官歲有所餽為翁壽翁輒藏不用

間減息以應人之貸予本流轉初有數十金晚至數百乃益省縮為儉節視少年日如出二人蓋凡若干遷始定今居中歲喪吾外姑談孺人遂不繼室獨與如媵一人者金氏居六十而裕然七十而充然八十四而灑然以終初病痰越月病日進乃瞑卒之日鄉鄰無不嘆息泣下者先是三年壬午有司以高年承詔予粟帛或勸之受服翁稱德以謝之縣大夫有事於春秋歲歸脤焉翁姓顧氏諱節字公節秋竹其別號也高祖文曾祖廉

祖守仁父永吉母吳氏子男四人二人早卒一人生七月抱繼於人今存者一人曰宏亦且耆矣女四人淑人為之長次歸吳鯨皆談出也其二人金氏出壻周訓俁相孫男一人曰相女孫一人歸魏金翁故人祖孝之孫也曾孫一人曰後翁卒以嘉靖乙酉二月二十九日戊午實方病足輿而視殮旣乃卜地慧山河滸之原以是年八月十五日壬寅會宏等葬焉談以弘治壬戌葬其西北若干步所于今二十有四年矣遷而祔之禮也亦

惟病於水故銘曰慧爽以始狷介以終矯枉之過今人古同誰歟知者于嗟乎公

張宜人華氏墓誌銘

張宜人華氏今致政福建都轉運使企齋公之繼室也少公十一年年若干歸公時公方舉于鄉尋第進士授職方主事分鎮山海關改刑部調順德通判稍遷東平知州黎平知府逆瑾時罷官瑾誅後復起補太原未赴擢今官歸宜人皆從之稱公之賢者必及宜人蓋凡若

干年又家居若干年嘉靖甲申七月十七日疽發背卒自娣姒以下至家衆男女哭之皆哀鄉隣之婦無不泣下者君子以是觀德焉宜人諱貞字懿則華其氏先封安人宜人其再命所封號也華為無錫大族其出為春秋宋戴公之後其望則齊孝子寶其宗則宋處士原泉原泉自中州來居隆亭至宜人之高祖知漳州府德基若干世矣曾祖璿武康令祖公謐父成文成文娶于鄒氏而生宜人鄒蚤世宜人鞠於祖母惠其長姑之嫁松

石鄒翁者尤愛之惠遂以宜人屬之姆焉鄒率以女德
教以女紅皆習而成章會公喪元配過氏遺子璵甫三
朞時公之母鄧宜人卒若干年矣公之父贈東平知州
養浩翁聞宜人而聘焉既笄來歸視璵如已出左右提
抱朝夕不置或謂宜人他日有子能如此乎宜人微笑
不荅既而子女繼生於璵尤篤知州翁喪宜人以生不
識母嫁不及姑幸事其舅而不終也哀毀特甚在山海
守官箴如公公無門慮順德東平馬夫供億私衙甚厚

若有例然然亦往往夤緣為奸利宜人知其然雖一菜果非公命不受於是苞苴女謁皆絶黎平孤懸徼外子女隨行者恒以瘴癘為憂宜人温言解之而勤慎益至麻縷絲枲日不去手葢六年如初惟閔窮周乏不以遐廢鄉人謫平越者貧不能存將粥其女宜人惻然感之資以俸餘感謝而去比公東歸其人歸女舟中公曰同姓得無嫌乎宜人曰然然吾不忍其終淪於夷鄉也遂攜以歸撫教備至長乃嫁之逆瑾以微眚逮公下詔獄

時子瑭隨行或欺其少惴以奇禍賺取白金若干兩瑭不得已假諸人而與之公歸宜人極力償焉葢累歲乃足脫簪珥節服食展轉稱貸畧無愠色福建任才五月商廖某輩三十餘人顧以先貸羡餘九百金為公贐公不受强之至再公以舊責尚逋意少持之宜人曰此雖商物而數籍于官必却之是公用文告藩司藩司别取而用之五年後御史徵籍見其文而未見所歸攝公往理未至而事已白矣公還宜人喜曰果若吾言當其時

若苟取之何以再入閫乎宜人夙夜在官以清共忠亮
相於公者多矣此其大者宜人莊重寡言笑不尚華飾
年未三十即屏粉黛弗御曰吾以真率事人何假此為
與娣姒五人統家指數百同食四十年無間言宗黨姻
戚待之唯恭内外婢僕嚴而有恩怒不失言喜不失色
念華氏淪喪葬父後即奉考妣二主祠于别室歲時修
薦不缺曰吾後人念我或世繼之不然於子祭於孫止
亦無憾矣男女婚嫁比時具物長幼均一豊不至侈薄

不至闕凡女紅皆自手製不以煩公葢公所自為狀如此予素聞宜人於公今讀其狀益重之宜人卒距其生天順甲申六月十四日年六十一子男四人長即璵娶施氏先三年卒次即瑭娶陳氏繼王氏次琳娶楊氏次理娶趙氏琳理皆邑庠生女三人長歸華縡次太學生蔣沂又次歸鄉貢士秦泮泮今大司徒鳳山公之冢子也孫男七人長鑾娶徐氏次鉞娶余氏次鉦次鎮次録次鍼俱聘華氏一幼女孫四人長適過較次聘于華欽

欽天今在室又次聘于華墺王成學曾孫男二曰孝曰
順墓在萬安鄉張皐莊之新阡北去司馬墩凡百步所
葬之日為卒之明年正月庚申知州翁諱禶字廷美世
望於江陰之流璜猶華氏之在無錫也翁館於鄧氏遂
卜無錫之洛社居焉公名愷字元之企齋其别號也翁
於吾外祖為表兄弟故予謂企齋舅企齋謂予甥宜人
毋行也銘是以屬予銘曰有子吾育無異與因叶有官
吾從無夷與艱叶君子偕德而不偕年于嗟乎天

明贈承德郎戸部主事劉君墓誌銘

戸部主事劉爟然公幹至吳自狀其父贈主事君遺事謁予曰先人葬未有銘茲將追刻之而納諸墓敢以為請再而益勤予念其誠遂銘之君諱汝楫字濟之薊之遵化人世隸寛河衛戎籍曽祖景山祖汶洛南訓導父清以順天貢士官平度州同知改遼州在國學時生君於外舍君幼岐嶷不群日記數千言遼州偶與人論隱義君從旁應曰出某書遼州駭而問焉知閲之書肆其

慧如此稍長知為文執筆立就又能自竄改成章驚其長老且習於騎射出數百里不介群旅道途所見口占為詩亦往往可誦久之以幹蠱不卒舉業益務為辯博諸子史外樹藝之要下及馬牛醫術莫不領畧於是遼州自平度丁憂起復改官三年以勞得末疾君勸歸休寮友謂遼州方五十七疾且未甚力尼之君慼然曰疾以廢政可一日從居乎寮友顧益高君君遂為陳於監司得請乃歸歸未幾卒弟某敏而放君繩之問學遂克

成立為士類推重鄉里謂君友而知教君有三子各以
其材而授之業仲子燦然治田伯炯然季燧然遊庠序
嘗曰吾耕且讀皆有託矣因自號樂叟久之未效復嘆
曰吾何樂焉因更號退叟燦然行田閒歸以鄰侵疆告
君曰汝不聞乎終身讓畔不失一段炯然蚤世燧然再
試不利君箴于壁以警之甚切丙子燧然舉于順天君
初得疾報至喜稍愈明年禮部試雖疾病報至又喜及
得進士例許歸省君喜甚呼燧然至榻前語之曰此汝

祖勤一生而未得者汝今得之以為易乎難乎思其難而圖報於上是惟汝事汝知之乎平居恬淡慈惠侃侃群居不以詞色悅人公門市井絕無君跡惟存交重義忍事退步為素所念耳晚益遺落世事與散逸六七人為真率會以至於老周亟貸乏不責其償於邑人多有之嘗道拾一釵視之金也頃之一婦人皇皇然來詢焉而知其物遂還之又郊行見二婦人遺囊於地拾而閱之則有綾履數雙俾亟收去乃新婦還自歸寧將奉其

舅姑者二事久稱於人燁然登第時或夢君簪賜燕花人謂君遺休及其子云君卒正德十二年十月二十七日距其生景泰六年二月二十三日壽若干配王氏山西布政參議昭之女封太安人子三人即炯然燦然燁然也孫男二人坤坦女三人長適王儒餘俱幼墓在縣西張家莊祖塋之次葬以卒之年十二月十六日燁然既終喪授官之二年以徽號恩贈君如其官階承德郎銘曰可以官學而不卒事士行終身其葬以士銘以贈

官有官有階錫自今始其來未涯

明中順大夫常州府知府陳侯墓誌銘

嘉靖四年冬十有一月十有二日我郡守虛菴陳侯暴疾以卒寮屬師生至於鄉大夫士皆哭之慟其仲子悟含殮成殯將以其喪歸葬乃屬侯同年友徐臨江用中會毛司諫式之輩胥議為狀而惲憲副功甫走百里至錫山於寶問銘將刻石歸納之壙功甫言曰悟也守喪不敢離次敢代之請予素重侯聞侯之喪驚悲位哭至

是益有感焉烏乎世有斯人而止於斯乎侯而不銘則
誰歟可銘者侯諱實字秀卿世為廣東瓊山人曾大父
士聰大父蔭父昭以侯貴贈監察御史母黄氏封孺人
侯童時重厚不好弄十七游邑庠嶷然如老成人屬文
多切理致二十八舉弘治壬戌進士始通朝籍即以疾
謁告歸尋遭監察公喪服闋未起逆瑾矯詔例勒除名
若干年瑾敗起為南京江西道御史時内臣趙蘭以内
旨採珠於合浦騷民黷貨侯劾罷之尋以母喪去服闋

復除廣西道辛巳出按應天徽寧諸郡舉刺無所遺蕪湖有沙灘民業葦利中貴有事其地者奪而有之侯奏還焉民感激至為立生祠嘉靖改元簡擢知我常州侯至嚴叅見之儀謹文移之式而於前政不擅更張誠待群吏裕處諸邑政有禮存刑有教寓規為遠大而不屑近小朞月間上孚下悅稱循良者同然一詞歲值大侵民率走死無弔巡撫請發内帑銀分賑不足侯憂之甚檢庫中得羨餘無名錢若干萬緡將盡發以益之主者

曰此故以供郡中燕饋諸雜需者也奈何發之侯曰庫皆公錢賑饑與燕饋孰輕重緩急即日令糴穀貯之倉或勸勸分富室侯謝不聽曰人各為家勸猶歛也如吾心何是冬有年侯大尉悅浙東海道倭人入貢與民交貨群鬭殺人都指揮以下驅焉而被害者一人傷者若干人事聞於朝朝議守者不豫欲置重法上遣都給事中劉君會巡按御史王君臨覈之二君以侯法家擻與其事侯言倭來以貢不以寇事出不虞安能豫之雖然

官以備名亦不能無罪焉若加重法則過矣至於士卒
於主將死不赴救自有常法亦不可加重二君上如俟
議上從之俟既歸常病士習之浮靡也欲以正學倡之
謂宋龜山楊先生嘗與鄒道鄉數君子講明程學於常
留寓甚久親炙私淑故有淵源乃謀建書院於城之西
隅以祀龜山配以道鄉而下十人榜曰道南取程伯子
送龜山語也事在予所為記中君子謂是舉也正而遠
抑有黙寢勢家侵地之謀焉其他積獘數事次第搜革

或談及修船累人輒為興歎方圖處之而今不可作矣
烏乎惜哉侯卒之年距其始生才五十一甲子而已侯
自筮仕以來家居日長立朝日少故涵養深久廉靜沉
邃德與年進而未見其止初侯未有常州之擢陳御史
原習過我言侯自經學外嘗取古方書及星歷地理諸
家書時一玩習若有偏悟獨解者往往與知者談之平
居無浮言妄動事必有則其既擢而將至也前守王恭
政誕敷言侯精密平恕每以古人自期非教所及為吾

常民賀之近見吾門人胡叅政誨之來自海南兵備言
俟平居孝友内外無間言從弟容死遺孤二人哀而育
之真稱猶子長為成室有田數百畝歲入取給賔祭日
用餘悉分諸宗族土官其犯法以數千金匄俟言緩死
俟峻拒之接人周浹誠懇聽其言論如飲醇酒無不量
滿不色喜怒遇賤夫無誰何聲雖燕昵不狎隱曲不褻
至於臨財則斬斬焉若將浼之人亦不敢以非禮至者
嘗語同志曰學莫先於辨義利以養心志養定則事到

處便能灑然無礙此方是學彼口詩書而庸違者陋矣鄉人稱侯德者至擬諸聖賢之徒善人君子不足論也今以三子之言徵諸狀所稱尤信侯平生不輕作文字在瓊時亦有虚庵集數卷配朱氏卒繼吳氏贈封皆孺人子男二人皆文雅克肖長忭郡庠生次即悟侯喪歸以今年閏十二月六日越某年某月某日葬焉墓在某原侯喪三日廵按監察御史朱君在蘇聞訃而傷之署郡中公文數言曰古人之心曰循吏之政曰日計不足

歲計有餘蓋若爲之誄者繼聞以未及薦侯爲恨行將爲請卹典云銘曰前爲御史大體是持後爲郡守循吏我師實德在民而民不知涕洟悲誄没乃見之聖賢之徒鄉評則有載徵我銘侯死不朽

楊戶部東川墓誌銘

嘉靖甲申八月二十二日東川楊戶部淮卒于京邸先是七月十四日東川以大禮議未決偕同官具疏繼諸大臣及臺諫言之越明日伏闕候命未得衆號慟失聲

上怒命執其疏首八人餘人固伏不退命俱執送詔獄而東川以典篆待罪其署越三日詔杖于廷人三十東川出病創卧一月餘稍愈尋劇至是不起年三十八烏乎傷哉初東川以進士為山東司主事差監出納者凡四先京倉繼淮安水次繼通州倉最後内十庫皆有中官同事京倉胥卒積弊久且膠蔓東川奮發一革之淮安倉革中官茶果之需江南北納户稱快通倉革囤基及額外席草之費家人無所取薪至易于市内庫勤慎

清苦無與為比一茶外悉絕中官供饋雖饑餓不恤也
庫夫故有六十人民苦役冗而公不勝蠹奏而裁之去
二十人留四十人秩滿考最受勑進階承德郎推恩封
贈如典尋署某司員外郎未幾實授擢署廣東司郎中
前司徒九峯孫公今司徒鳳山秦公皆謂才且共事多
與之可否公勤廉慎書上上考制詞稱之君子曰允而
莫大乎一死之為烈也烏乎傷哉東川年十八游邑庠
文譽日起正德癸酉舉應天鄉試明年甲戌會試下第

卒業南雍友海内名士文譽叉益振會課經義數百篇稿傳四方丁丑登進士觀政禮部奉詔歸省踰年始受官至于今七年而已中經二室之喪重於請告未嘗一歸其慎如此東川氣體臞弱殆不勝衣當伏闕時或漏言能自逸者可免不然且不測東川曰某小臣勉焉效愚聞禍而逃非初心也何以立朝或勸之至再卒不變以及於難烏乎傷哉於是囊空無貲家人賣屋以斂其繼室周氏先六月病卒尚殯城外子女幼弱幾不克歸

鳳山公為經紀焉乃克歸廵按御史高安朱君士光為
文屬縣長吏祭之且佐其墓役越明年乙酉閏十二月
六日其父元正葬之於龍山世墓之次與二室合兆東
川諱淮姓楊氏别號果齋東川其字也世為無錫望族
曽大父汝潤以上繼掌鄉賦有隂德於民其大父東耕
翁日初尤稱惇厚近古父元正號圭峯讀書有家訓封
承德郎戸部主事母殷氏雲南左布政使序賔公之曽
孫贈太安人繼母王氏封安人妻高氏繼室周氏贈封

皆如之子男二人長曰重高出也聘鄒元敬之女次曰東出其媵姚女二人長許嫁秦國彛之子滂次許嫁華企容之孫承祥亦高出也東川之祖母過吾母太淑人長姊也予與元正為姨兄弟東川少嘗學于予予悲東川甚於人人哭而為之銘其妹之夫張琳君鳴狀之予所知者固不待狀也銘曰烏乎東川其生也廉其死也忠忠不幸死於生益融廩如清風東川之墓不惟其生惟其死故

明故即墨知縣陳君墓誌銘

陳君瑶光既謝即墨之政而歸泥水也於是其子萬言以丁丑進士為湖州府推擢貳守吾常君從迎養至焉居數月而疾作遂卒於官舍貳守奉其喪歸以葬而屬吾令陳君名世問銘於予湖廣按察副使惲君功甫為之狀予未識君而於貳守則在湖時已聞其賢矣況其情也懇其辭也哀能無言乎按狀君諱璟别號璞庵瑶光其字也其先浙之富陽人永樂中曽祖原舉明經起

任泥水教諭愛其風土遂家焉以伯子銓貴贈兵部職方主事其仲子鈍以鄉舉任大名教授是為君祖父浩入貲受服樂善好施卓為鄉望娶於何而生君君性沈篤坦夷不設畛域蚤歲即能文典顯平易如其為人長游邑庠力學漸進文加明贍而體制如初司徒藁城石公時為縣令每季考輒重品鑒曰有若人而不登高科者乎八試汴闈始克舉既卒業太學歸家食者數年母病亟侍湯藥踰月衣不解帶比卒極哀毀制中不與外

事惟後學請益則口授手畫亹亹無倦故殊才而多成時貳守方十餘歲君見其敏也尤加磨礪恒以布帛菽粟為文理當然召立膝前面為筆削痛懲雕琢浮靡之習至於持身尤嚴喻警要其功自求放心始俾謹志之不忘蓋三試禮闈始就即墨之選即墨濵海窮邑逋稅動踰數年君下車惻然念之量為品第有力者督之先輸力薄者寛焉期會校督或施鞭朴流涕臨之是以民有佛子之稱所乗肩輿當承足處鐵系絶令代之以繩

曰是無失足已矣焉用鐵為邏卒送所獲盜至君憫其饑也先飼以食而後曲探其情或不矢鞭之數十然且泣曰傷哉非饑寒不至此稍涉疑直遣之去即不可貸亦惟拘縶以聽自斃居三年積勞成疾郡守謂其太寛君知不合遂懇請於監司以歸既歸若脱重負而超然物外者家山後有小圃雜植花竹親友過從飲而忘情往往大醉前疾加劇焉至常再劇而醫不可為矣先卒念父在家不得面訣恍惚中呼不絶聲者三日其愛親

之篤如此卒爲嘉靖甲申二月三十日距其生成化庚寅某月日享年五十有五配談氏有内助之道子三長即萬言次萬里次萬方女三長適鄉貢士宋官次適雒守情次適李瀛孫男三守忠守愚守恕女孫四其長者聘於同邑李氏餘皆幼葬以又明年三月十八日墓在邑金泉鄉之陽銘曰世宦之族實興以官政行即墨體歸于寛君子知仁于是乎覩賦歸未幾而遽蓋棺謂天難諶繼有衣冠我銘葬君九原其安乎

莫貞母茹氏墓誌銘

母吾友莫君水亭之妻也生十九年歸水亭越十二年水亭病卒母寡居四十一年年七十乃卒初寡時其舅澄心翁沒七年矣嫡姑金安人在堂少姑黄從之叔氏南沙君方同堂居先奉金安人命以其仲子同為水亭後母於是守節撫同稱未亡人閨門若公府其心古井水如也晚喜佛齋稱其澹素其卒也自妣氏以下無不哭且誄者是故謂之貞而繫以母君子之志也母節應

著令人謂同方舉進士宜需封典故未及舉而今已矣
君子有遺望焉母姓茹氏諱珍如世居無錫惠山之南
曰山南茹氏宣德間曰思蘭者生仲美有鄉望其子明
德游庠序久學行有聞累舉未第而卒母之考也其配
為雲林族裔倪氏生二女而母為仲母幼時明德翁讀
書恒坐之側至堯典釐降召南樛木必反覆說示大義
稍長習女紅仍點校小學使讀之母性既淑又習聞禮
訓比歸水亭澄心翁已末疾矣金安人亦病羸臥母左

右視湯藥唯謹二老皆賢之澄心翁卒水亭與其弟承家雖英邁振奮而性卞急外侮且至母承之以順屢有規諷既乃積勞成疾度不能起於是有立同之議嘗置同懐中謂母曰兒幸長與黄母相依居比卒母哀毁踰節金安人恐其病也乃迎倪母與處然竟以鬱故病痰發往往厲同幼多厄撫摩備至及就外傅退必程其功少懈則稱外祖之勤以勗之此外無所事事媵婢之使衆脩之問亦不輕至婚姻家金安人卒後諸子各有室

食指多至不能給或勸母與叔氏析産母曰吾嗣子賢否未可知産無庸析同以正德癸酉舉于鄉母泣謂之曰汝父有後矣吾復何恨然去此一步非吾所也汝即有禄吾豈能汝從邪葢自初寡至是卧起一室日躬紡績以率媵媪間則取書以覯食每數月不肉衣或數年有澣無易若為戒然者同請少變則曰為汝費且違吾性何居嫁時衣吾尚有之第華美非吾宜耳其勤約明達如此同應鄉試者三會試者五卒業南雍者兩越歳

途裝館費皆紀綱自母男女小大尺帛寸絲無不手出至於果核菜茹必儲以需曰同未有禄叔晚年持家不節能無累乎節令若生辰傷感却賀平居即有喜怒而無嬉詈水亭亡逺榻枕猶設如生媵侍逮年皆善嫁之姻黨告乏寧自損弗靳同既下丙戌第序及銓矣忽心動而疑之會術者云喪應不出歲乃兼程歸母尚無恙見同至喜惟幸失意後不致疾再稱是以慰而已長至且近以家人闕冬衣材夜猶治布勞觸故疾加劇臥而

彊藥顧同曰吾不能見汝為官矣二孫何在當令讀書遂不復言越宿而絶毋嘗生一女不育同娶吾姨弟封戶部主事楊元正女有孫男二人長啓陶聘華氏其次曰啓陳女孫一人許嫁華復初毋卒為丙戌十一月十三日同請于叔父即以其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啓水亭兆合焉墓在龍山馬家灣之原即澄心翁塋次也先數日南沙以同請銘水亭與吾同學契誼之篤猶南沙也今其妻之葬有不銘銘非吾而誰哉乃以同所述茹之

世及母内行序而銘之水亭諱潛字如起水亭其所自號也莫之世在澄心翁表誌水亭行在予所為傳銘曰三十而寡七十而終從容以貞教子成功有妻如此有顯者子于嗟水亭不謂殀死

從弟婦王仲姬墓誌銘

仲姬氏王吾從弟國臣之妻也其先世以神保顯于宋季于滕國揚靈江湖間至賜提點稱號入國朝猶著正統間有舉進士為州二守者而神道衰矣蓋族望於沙

頭者二百年仲姬父溥娶華氏生五女姬行為仲相攸得國臣二十年來歸事其舅西園翁及姑過安人得婦道甚西園豪逸好客仲姬奉以周旋往往先意曲致蓋三十年不衰時世業漸落田租所入僅僅自給仲姬或脫簪珥以益之中更兩喪相國臣襄事惟治國臣五十病瘚仲姬醫禱交致驚憂恍忽朝不虞夕耳失聰者久之凡國臣起居飲食必躬戒僕侍守閉戸牖候進几杖舟輿出入尤勤計慮凡家事一一代理白而行之有田

在南郭課僮奴力耕節豐預歉無甚匱乏國臣殆忘其
為病也先是國臣壯未有子仲姬憂之國臣以世規重
置側室有媵侍二三人仲姬日夕命視寢疊疊去世之
妬者遠甚及四十始請父命以其弟國政子烈後焉烈
夭乃及其弟熙教愛兼至不啻所生人不知為繼也視
諸子勳熊尤篤宗姻内外禮以飾情義以制恩而出之
以信無弗敬且愛者嘉靖四年二月二十有七日病痰
暴卒年六十有二國臣號慟仆地再絶再蘇久之猶初

喪也論者謂國臣伉儷能以共和始終越明年十月十
有一日辛酉國臣以熙葬仲姬于南塘九里舖之新阡
熙聘太學生秦坤靜夫女靜夫今致仕應天府通判國
瞻之子也國瞻國臣皆王氏壻也婚是以議將葬國臣
請銘乃據勲所為狀序而銘之國臣名珠其曾大父存
朴公為吾曾大父存一公之從兄存朴生靜庵靜庵生
西園西園諱濂字惟澄過安人則吾先妣太淑人之再
從妹也國政名璣銘曰上獲其姑下獲其夫而勤於後

圖姑則終矣奈何先夫而徂于嗟乎夫夫之悲將無已夫

錢府君近仁墓誌銘

府君姓錢氏諱木別號尚朴近仁其字也按其家乘系出吳越忠獻王佐三傳至諱進者由嘉興徙無錫之湖頭又六傳至國良再徙今垂慶鄉之馬橋曾祖曰友聞祖曰孟昭父曰澤字民膏娶于呂而生近仁幼頴敏長魁梧莊黙於世故多了了每讀書得大意輒以時事證

之往往出師授外父異之曰兒如此必昌吾家鄉人器重之者無間於其父之言未冠出應門戶無上下小大畫一井井父以事繫郡獄期年乃白歸值疫家衆皆罹焉府君獨力周旋以濟與庶弟桓友愛如幼時當析產欲悉讓舊居而别為卜築父喜而從之父没庶弟者亦死葬畢撫孤姪不啻弟之存也事老母尤極其力時饑飽寒燠如于其身嘗榻臥堂左率僮僕備旦夕呼名葢二十年如一歲姊妹有垂老若寡居者恒迎致於家以悦母

心故母享遐壽知者稱之治家最名有法凡圃荒垣圮
器用敝壞其修飭也必預而序家衆男女外事耕耘内
事織紝皆有程課等其勞逸而賞罰有差既諭而退無
不意服家以日昌大夫士有過焉者皆即事而嘆賞之
比其再裕也則治園圃為池沼亭館求奇石名木樹焉
購書畫以實之親賢樂善其情藹如也時貧族有稱貸
償不盡者輒弛焉隣若佃亦如之念恤老弱久而成規
子長量授之業三年而徵其成於是長子昌期以例入

太學而近仁病矣昌期辭不敢行近仁促之行亟領部
牒以歸歸見近仁喜而忘其疾久之手一編授之凡家
事當行與否人可用不可用皆在焉曰以是治家他日
呼其少子曰吾有言已告而兄矣言之之一月卒實丙
戌七月二十一日蓋病而徙正寢屏婦女不得近者已
月餘矣距其生成化丁酉十二月十日得年五十先是
有司屢有勸分令君輒輸貲如數而終辭冠帶至是以
士服斂配鄒繼過皆先卒今繼者阮子男三人長即昌

期次昌邦次昌國一女嫁俞楘孫男五璠璧瑾璘琮女五墓在其鄉新涇祖隴之東原葬以其年十二月六日與過氏合兆鄉葬之二月昌期奉其師鴻臚丞錢君元抑狀介吾姻友談文英來請銘元抑之言曰吾與近仁講族好久情雖甚篤然不敢重誣故人以欺君子也幸卒賜之銘予自為童子往來於吾尊姑之夫景婁翁所蓋嘗聞近仁祖父之名矣今念昌期意勤遂諾而銘焉銘曰以令入貲而不受官士服以歛沒也則安為家有

規允稱世族新涇之原鬱哉喬木

殷令人張氏墓誌銘

信豐訓導殷時衡之妻張令人之葬也先期時衡介薛襄甫氏來以銘請令人吾祖母皇贈淑人楊氏之從甥也且予於殷氏有世誼遂諾而為之其詞曰張氏之先自泰遷錫世以醫名士望奕奕止齋深造為學者師遺書在篋玉亭繼之玉亭配楊素庵之女是生令人性合內矩言德既備功容亦修中閨孔密聲從風流殷有美

材雲溪之子方伯曽孫佐名衡字世姻且邇稔知令人乃託媒氏六禮序陳筓字來歸為婦為介孝敬自持盆勤不懈室盈和氣庭絶間言姑失疾痿祖忘病痼喪哀葬治薦祀腆潔課婢治生昕夕毖劼分序戚疏禮應凶吉舘闢于南鄰廓于西背自室出用廣厥棲衡君曰賢雲翁曰孝不出中閨事歸意料雲翁病亟君試應天令人馳報兼程東旋躬聽遺言視歛與含向非令人將無遺憾君貢于廷分教黌宫驅馳嶺北邑曰信豐子旦孩

提曰庶猶嫡抱持遠行我意何極告君我留為君鞠兒

君安教事無以家為子疹阽危躬抱臥起兒幸得生令

人痛矣病起倉卒醫如之何訃達君所有淚滂沱君南

曰歸君心孔悲有殯在室雖痛曷追是歲壬午嘉靖初

攺距其始生成化丁亥六數壬丁五十六載子旦秀敏

今十一齡聘女於談為大邑甥有女子三壻皆士人孟

恩氏吳仲稱氏陳李曰秦瀚有冠有紳越歲丙戌葬柯

山墓月曰壬辰日曰甲午旦衰絰杖君以臨穴母子夫

妻率道不越我為作銘曰維君故藴之幽堂以告千古

張母劉孺人墓銘

代姑養姑復躬姑養良人罔愆亦厥攸相維恩之褒之乃維子訓之尚後有徵哉我銘以葬

戸部郎中錢君墓銘

有崇兹邱湖山之塢藏焉者誰曰仲恩甫維仲恩甫志古孝忠夙則耿耿翼翼其恭進不忘親載疏載陳既歸乃慰曰非我身退不忘國而憂而色奮其往如曰非我

力死有遺念國邪家邪我懷仲恩湖天無涯

國子生鄒光懋墓銘

道鄉遠矣南山在前松石之畔士服翩翩誦書執禮文采爛焉既入太學師尊友賢舍升既上次乃及銓亨衢伊邇而年胡弗延吁嗟乎天

孝子秦君墓銘

有淑乃門里風以敦維厥兄考訓是攸存維文有苑叶孰委不源世則尚矣淮海之孫

江西布政司左叅政白君墓銘

騄其翰如曰千里駒中蹶于衢乃行徐徐既稅乃車力則有餘謂是虛譽其孰不虛

華文輔墓銘

有菀者林堠陽之野盛極而分尚多秀者或翹而竦或叢而蟠陽蘖陰柯衡從萬端宮室車船下至什器苟中斧尋工師不棄我銘文輔曷是之陳國稱喬木我思古人

莫母龔氏墓銘

子之學也母教之勤子之仕也母教之共吾子之觀而知其母之功維養未終昊天無窮是維子之衷

陳母都節婦墓銘

士有苦節亦有艱貞誰謂婦德不以是成德成而終良人其從懋哉邦家教子之功

鄒天恩妻華氏墓銘

母病兮女歸女不歸兮母心悲女不歸兮吁其死矣母

之悲兮曷維其已誄有兄兮葬有夫子

錢母王太宜人墓銘

耋老加封維母之禄乃三哭婦四爲子哭子仲歸養卒也溘先孝哉慈也胡爲乎天

葉母應氏墓銘

葬維其從祭以子豊敦孝起共自里若郡不惟其宗于嗟乎孺人之風

旌表孝子養恬秦公墓銘

孝皇詔服憲祖旌門一念之孝兩朝之恩方伯有弟貞

靖有子允乎恬哉鄉評如史大耋之年嗣復多賢君子

觀公可以知天

懷德陳君墓銘

天下賢師陳慈谿氏再世諸孫亦稱鄉士有子廷揚名

進于鄉簪纓繼繼世澤孔長澤之長矣有父有子我銘

不誣鄉評如史

兵部員外郎莫公繼室何安人墓銘

命服在躬抱節以終上無負矣安人之封下見君子如故相從孰曰末旌巳樹之風我銘幽宫

張宜人徐氏墓銘

於繼晰乎善養於祁州乎善相於濮州乎善讓讓之正以成其子相之共以成其夫養之厚以成其舅姑吁嗟宜人其婦人之模也夫

白淑人楊氏墓銘

宗稽于古曰漢太尉家望于今曰明太傅淑女令妻式

承恩數匪文之蔭而進以武我作銘詩則維賢故嗟嗟

茲邱其永無斁叶

賀府君墓銘

賀自慶改漢侍中純避清河諱歷世相因給事尚書允中在宋姑蘇丹陽望遠益重厥緒繩繩府君是承陰德在我訓子以經我識其子乃銘其父千載茲邱有治無斁

馬室人黄氏墓銘

賈繼司馬同出於過曷賈不復馬思則多黄繼馬室育且蕃碩中道而亡心賈未釋我銘於斯復蓋有時九原茫茫知乎不知

思約鄒君墓銘

良士瞿瞿兮艾猶好脩旬我賡吟兮月從我遊數日不見而死兮成千秋嗟良士兮我銘兹邱

鄒壽母惠孺人墓銘

母以壽稱維德之成亦惟家之慶叶繼今繩繩惟母德

是承維曾維玄至于雲仍維我銘是徵

鴻臚寺通事華君世宣墓銘

絕域之使漢重其人不使而擯其難也均君有使才於擯乎試茫茫島夷使有餘地乃孝乃弟本之則深復有獨行如王少林一命未霑年不盈艾我銘葬君申之以慨

萊州守秋雲談公墓銘

維德為澤如春空雲孰閼其施而俾不均公雲能密公

雲能同其所不能雲尚之風徽雨而虹秋容滿林為儀為章雲兮何心龍山之陽雲有真宅時止時行與化無極

承事郎楊君元平墓銘

力田孝弟在漢有科君生其時當如之何入貲助邊不補郎選今非漢制君曷自見天巧溢發游戲之餘藝哉藝哉君屑自居歸從先人官繫之義我銘茲邱以白君志

容春堂續集卷十六